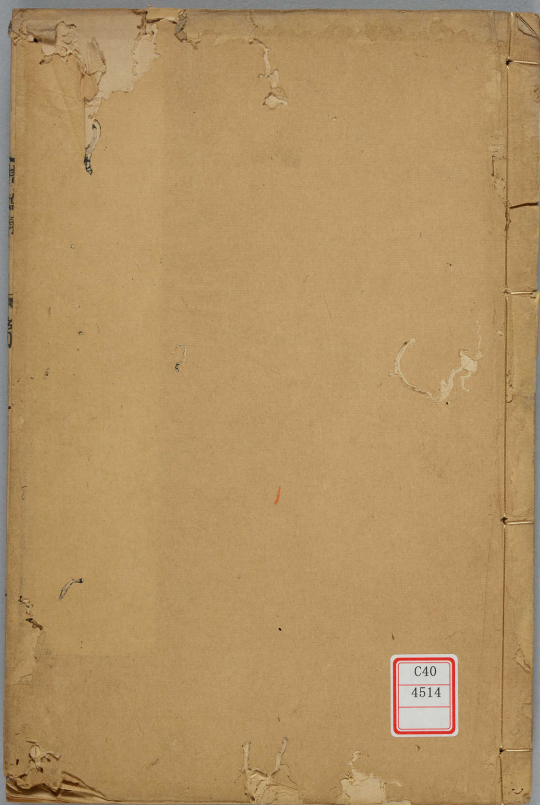




C40
4514

C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百
家書置之武州紫雲山
我微笑塔院庭廣山永
為學者不暇許出院內
當山三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萬松野老請益序

最初威音王以前早有箇無孔鐵鎚大悲通身
八萬四千姥陀羅臂摸索不着洞山之後有無
手上天童山頂拋向九霄雲外下長蘆岸邊
沉在千尋海底是可忍也於是百般拈弄遂成
百則百年之後湛然居士斷送萬松再呈醜拙
萬松曰雪巖先師亦曾於王山頂上滄水畔邊
舉洞山示衆云初秋夏末兄弟或東或西直須

請益錄

益錄卷上目錄

文殊過夏

卧輪伎倆

百丈上堂

南泉圓相

洞山尊貴

法燈開堂

香嚴上樹

風穴離微

玄沙過患

蓮華不住

雪峰飯羅

智門蓮華

雲蓋萬戶

睦州在戎

法眼如來

馬祖圓相

廣德靈利

雪峯晉請

漸源捲簾

保福光境

乾峯三病

瀉山問仰

趙州有無

臨濟賓主

洞山賓主

雲門佛法

瀉仰摘茶

楞嚴推心

長慶有望

石霜出世

雪峯古澗

國師侍者

韶山是非

臨濟禍事

洞山體佛

脩山凡夫

石梯問去

法眼聲色

夾山目前

趙州把定

靈雲露柱

石鞏弓箭

雲門法身

曹山父子

白水沙水

叅同回互

芭蕉拄杖

香巖枯木

三藏他心

陸亘坐卧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拈古請益錄卷上

後學性一閱

生生道人梓

舉世尊因自恣日文殊三處過夏大人在迦

葉欲擯出文殊小縣多纔近椎乃見百千萬

億文殊更有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椎不能舉

大庾嶺頭世尊遂問汝擯那箇文殊打云迦

葉無對早知今日成閑天童拈云金色頭

陀有心無膽

憚惶耐耐鐵澆頭

當時盡令而行

和尚

禪床不

多穩便莫道百千萬億文殊祇這黃面瞿曇

也與攢出

珍重天童與萬松

若能如是不唯辟立真

風

是甚汗臭氣

亦令後人知我衲僧門下著你閑

佛祖不得

知君眼窄

師云梵語曼殊室利此云妙吉祥一曰濡首或曰妙德或稱童真一曰法王子蓋教中謂信首文殊為小男位後晉賢為長子梵語迦葉此云

飲光一曰大龜氏或號摩訶迦葉揀異優樓頻螺伽耶那提三迦葉波此二大士雖示菩薩聲聞一是七祖佛師一是宗門鼻祖所為自恣日者非謂夏末自縱放逸律中恣舉見聞疑罪文殊三處過夏二月在王宮一月娑舍一月小童學迦葉既掌叢林規矩見伊破夏敗群不可放過佛果道大象不遊兔徑燕雀安知鴻鵠法華道乃至於王後宮現為女身而說是經乃至虎

六魔宮正好神通遊戲一等自了漢東行不見
西行利巧兒做處拙兒嫌二祖所謂我自調心
非千汝事迦葉內祕外現舉椎欲罰乃見百億
文殊盡其神力椎不能舉直饒踢倒靜椿大似
打破岸糾誣人之罪以罪加之正賊走了羅蹤
人喫棒所以世尊道汝擯那箇文殊萬松道來
說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迦葉飲氣吞聲大似啣
冤負屈贏得天童道金色頭陀有心無膽金色

者昔有貧女得一金珠倩鍛金師補佛像面皆
報金色映奪天光故號飲光弊服五錢乞食貧
里小乘律中行十二事梵網經中用十八物故
號頭陀亦曰杜多亦言抖擻蓋振衣彈冠之義
天童點伊鵬心鴈爪能做不能當當道掘坑路
見不平所謂矢到弦上不可不發也把瞿曇一
時擯出且留迦葉看堂既圖辟立真風亦合權
留佛祖不見道花又不損蜜又得成

舉卧輪禪師偈云卧輪有伎倆少賣能斷百

思想吾不對境心不起言清行濁漢菩提日日長

穿過天窓六祖聞云慧能無伎倆已太不斷

百思想有甚閑工夫對境心数起自罵菩提作麼

長尊鑑天童拈云葵花向日李陵持柳絮隨

風滿閑倒

師云卧輪禪師不入祖燈向今時生死路頭且作箇小歇場即不無他本色衲子正眼觀著祇

是箇驢前馬後漢其柰人無小使不成君子且

少他不得一等守默痴禪鈍猫守窟養得如癡

似訥把些子体功貼在額上道卧輪有伎倆能

斷百思想近日有全真道士懇求教言道弟子

三十餘年打疊妄心不下萬松道我有四問舉

似全真輩一問妄心有来多少時也二問元来

有妄心不三問妄心作麼生斷四問妄心斷即

是不斷即是其人拜謝去不再来黃山趙文孺

親觀圓通善國師嘗作頌曰妄想元來本自真
除時又起一重塵言思動靜承誰力子細看來
無別人公每遇先亡追薦之辰手書佛經篤信
君子近代無處其右者他雖是箇俗士一期出
語頓超卧輪三十年悵功所以天台智者道加
工減悟腫不益肥頓悟漸脩日劫相信圓覺經
道於諸妄心亦不息滅又道末世衆生說病為
法是故名為可憐愍者一僧久叅未徹向萬松

舉同叅道見色如空華聞聲如谷響自謂了事
衲僧某以為不然內若不應外不能為一心不
生萬緣俱息同叅物虛某甲神靜二者孰愈萬
松道徐六擔板各見一邊卧輪道對境心不起
正與久叅未徹者僻見一般忠國師謂南方禪
客曰我這裏身心一如身外無餘菩提非根生
云何更增長六粗聞而斥之乃曰此偈未明心
地若依行是加繫縛因和之曰慧能無伎倆不

斷百思想慧能是祖之法諦且對前偈道無伎
倆雖云稱性之談未出斷常二見正如北宗勤
勤而拂拭莫使惹塵埃祖和曰本來無一物何
假拂塵埃敵體對證救契之談磁州老師頌靈
苗瑞草野父愁耘道為報農夫休費力等閑鋤
殺濟人禾所以不斷百思想永明道妄想興而
涅槃現塵勞起而佛道成對境心數起一上神
通不同小小三祖道圓同太虛無欠無餘忽然

撐破虛空也是一場奇恠且道菩提作麼生長
休得也

舉百丈上堂

伎倆已盡

大衆方集

圖箇什麼

以拄杖一

時打去

因誰致得

復召云大衆

却好報雙

衆回首

面皮生錢

丈云是什麼

果然不識

黃蘗上堂

六月日到處熱

大衆

方集

趁韻承隊

復召云大衆

大人在

衆回首

家家觀世

音蘗云月

似彎弓

少雨多風

休道山僧不道來

雪竇

云若是雪竇集衆以拄杖打散便休

更有後人在後

頭天童拈云下媒求鵲終日覓得直鈎釣魚時有

還自各有接物利生底手段雖是善因而招惡報若是

牢籠不住呼喚不回底漢又作麼生正落萬松園裏

以拄杖擊香臺一下幾乎放過

師云睦州示衆道我見百丈不識好惡大衆方

集以拄杖一時打去復召云大衆衆回首丈云

是甚麼有甚共語處不露鋒骨句未語先分付

進步口喃喃知君太罔措滿山問仰山忽有人

問一切衆生但有業識茫茫無本可據子作麼

生驗仰云若有僧來即召云某甲僧回首乃云

是甚麼待伊擬議向道非唯業識茫茫亦乃無

本可據滿云善哉大丞相舒王道我得雪峰一

句語做宰相這老漢常向人道是甚麼萬松道

疑則別叅黃蘗道月似彎弓少雨多風南方人

祈雨以此占之云云月如仰瓦不求自下此曆

日家上弦下弦黃蘗舉此示衆如外科取牙不

犯手勢睦州故斤翹兩道猶較些子谷隱聰云
前來甚是奇特後來龍頭蛇尾萬松道沒量大
尊宿語脉裏轉却天聖泰云殺人須見血萬松
道要且無活人劍雪竇道說甚猶較直是未
雖道不犯手勢奈何骨血生離雪竇趣散便休
也好折折拄杖又道或有箇無孔鐵鎚為衆竭
力善能擔荷祇園洗足跏趺坐大地山河鐵打
成孤迥迥圓陀陀無楞縫針劄不入早是起模

畫樣了也又道可以籠罩古今乾坤把斷又葛
拈拄杖云放過一著萬松道草本不勞拈出天
童拈云下媒求鴿直鈎鈎魚直鈎鈎獍龍曲鈎
鈎蝦蟆雪竇覲面全提猶較華亭百步他道垂
絲千尺意在深潭離鈎三寸子何不道萬松嘗
舉雪峰悅叅大愚芝未放告香入室且令化炭
化米復充堂司引篋觸盆忽然大悟方見芝公
為人處天童道各有接物利生底手段我眼本

正因師故邪淨眼撒沙他還甘麼玄沙道牢籠
不肯住呼喚不回頭古聖不安排至今無處所
所以萬松道海為龍世界天是鶴家鄉金剛圈
子一任跨跳天童拄杖擊香臺聖僧髑髏百雜
碎珍重諸人各請穩便

攀南泉歸宗麻谷禮拜忠國師

這山望著那山高

泉

於路上畫一圓相云道得即去

三人同行必有我師

宗

於圓相中坐

欺敵者亡

谷作女人拜

不負初心

泉云恁

麼則不去也

何不早道

宗云是何心行

悔不當初

天

童拈云我當時若見便與撥却圓相

下看脚不

唯打破南泉窠窟

欽師猶被馬師惑

亦乃教歸宗無

著身處

萬松軒裏海納百川

麻谷呈伎倆不得

不妨泉省力

云恁麼則不去也

未出三門已打退鼓

果然果然

五更侵早

起更有夜行人

師云蒲州麻谷寶徹禪師平欺臨濟撓奪禪床

互換之機叢林標榜黃蘗道馬祖出八十餘負

大善知識箇箇阿轆轤地唯歸宗却較些子馬
祖道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普願獨超物外普願
南泉法諱也三人同參馬祖紹讓祖為孫禮國
師為祖泉於路上畫一圓相直饒脫體傳神爭
似一迴親見歸宗高步毗盧頂顚坐斷報化佛
頭要且無出身之路麻谷狸奴拜鴈向天津橋
上瓜州渡頭大耳三藏鼻尖上眼睛裏已相見
了南泉藏身計穩陷虎機深一舉萬全自為得

策其柰天童有先見之明使探馬扼其歸路衆
中道萬松判這公案說假三分相似但向道孫
劉不入曹公手典午無由得坐朝日本作賄

舉洞山到北巘

道曠無涯逢人不盡

巘問什麼處來光

人大束處

山云湖南來

公驗分明

巘云觀察使姓

什麼

和尚

山云不得姓

未聞家譜

巘云名什麼切

當

山云不得名

已是觸諱

巘云還理事也無未見忌

山云自有廊幕在

卑不動尊

巘云還出入不持來

泰山云不出入

脚生

巖云豈不出入

誣人之罪以罪

加山拂袖出去

話不投機

巖來日侵早入堂

召洞山云昨日問上座話不稱老僧意一夜

不安

馬四

今請上座別下一轉語若慚老僧

意便開粥相伴過夏

禮下於人

山云却請和

尚問

當仁

巖云不出入事如何

不耻

山云太

尊貴生

仰望不及

巖乃開粥同過夏

特為過

茶未為

外分天童拈云主張門戶自有傍來

袖手

拱默

威嚴誰敢正視

則瞻

借功施設

捋汲不

轉位

提持

却又焦

全成左右分權

孤輪匪運

不犯

尊貴一路

識法

還知尊貴處麼

密室不

寶殿

無人不侍立

退假

不種梧桐免鳳來

萬般祥

無

師云鄂州北巖明哲禪師或曰栢巖傳為栢顏

訛也今中山府栢巖山塔寺俱存在唐縣界師

嘗有頌曰野寺絕依念空山曾遍行老來披衲

重病起讀經生乞食嫌村遠尋溪愛路平多年
栢巖住不記栢巖名閬仙賈島哭師詩曰苔覆
石牀新吾師占幾春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
塔院關松雪僧堂鎖隙塵自慚雙泪下不是解
空人頌詩刻石具在高僧詩謂前篇乃清塞贈
栢巖所作此方旣號栢巖鄂州宜號北巖師居
兩處故有二名無盡辯誤云栢巖有二一定州
出馬祖一鄂州出藥山鄂又名栢顏與馬祖無

由緣故今除定從鄂諸錄無此頌詩萬松錄出
學者應知燈錄洞山密師伯同訪北巖天童畧
之不害正意巖問觀察姓名洞山善能迴互理
事出入不傷風化北巖道豈不出入出言如箭
邪不可發入耳無根深不可拔降尊就卑請洞
山代語放此話行不妨公罌天童得當家針線
順手鉗鎚便道主張門戶自有傍來與後借功
施設左右分權總明廊幙邊事拱默威嚴誰敢

正視總明尊貴邊事王山法祖和尚云既有尊
貴之位須明尊貴底人須知尊貴底人不處尊
貴之位方明尊貴不落階級忽若偏正互縱橫
兩頭俱坐斷又作麼生不見雲巘舉掃帚云這
箇是第幾月便見一樵兩當還知天童向上尊
貴一路麼漁歌驚起沙汀鷺飛出蘆花不見踪
舉法燈開堂謂眾曰劈破面皮山僧本欲跏
棲巖實祇是自家又緣清涼老人有不了底

公案

刁狡不良
教唆詞訟

今日出來為他分析

曹司曰
勘一

便招僧云

如何是不了底公案

把髻投擲
替人償命

燈便

打云祖禪

不了殃及

兒孫

隨狀陳首
所供是實

僧云過

在什麼處

你低管
喫棒

燈云過在我殃及你

理無
曲斷

天童拈云這僧若是箇漢出來便與掀

倒禪牀

眼自爭
先得

不唯自己有出身之路

籌因
打劫

贏

亦免見祖禪不了殃及兒孫有智無智
十萬八千

師云金陵府清涼法燈禪師諱泰欽性豪逸不

事事衆易之獨法眼備其器眼問衆虎項上金鈴甚人解得衆無對燈適至眼問之燈曰繫者解得眼順世燈奉旨住清涼開堂謂衆云山僧本欲銓樓巖實又緣清涼老人有不了底公案今日出來為他分析法燈先自帶三百斤鐵枷猶自便爭好聞論州嚇縣太煞不顧危亡李後主為鄭王時先恭法眼問燈先師有甚不了底公案燈云現分析底主吐舌可謂識法者恐這

僧問如何是不了底公案與刑人腐夫爭衡著甚來由燈便打黃狗作罪黑狗受殃推過不是好手謝他却不得人道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忽若見孫不了殃及祖禰這棒本合法燈倒招累他法眼上梁不正這僧既當斷不斷更問過在什麼處抱賊叫屈再犯不容法燈自合盡令而行更道過在我殃及你如來禪即不無祖師禪未夢見在翠巖芝道為衆竭力禍出私門可謂

切中其病雲峰悅道這老漢一期與奪也似絕
後光前及乎撥著又却龍頭蛇尾如今莫有為
清涼作主底麼萬松道念和尚年尊天童拈云
這僧若是箇漢出來便與掀倒禪牀不唯自
有出身之路亦免見祖禰不了殃及兒孫法
分析這僧掀倒禪牀天童分析也合照顛下
萬松席下忽有箇出來大棒趂出三門外還見
後主吐舌處麼險

舉香嚴垂語云

掩耳如人上樹著甚口銜

死急

口銜

枝

口手不攀枝

撒脚不踏枝

放下

有人問西

來意

便答

若對又喪身

失命

你但對我

正當恁麼時

作麼生

即是

天

青

白

不是

有虎頭招上座

云樹上即不問未

上樹請和尚道

少心

香嚴呵呵大笑

却不

喪身

上樹

請和尚道

少心

香嚴呵呵大笑

却不

喪身

上樹請和尚道

少心

失命

雪竇云樹上道即易

開

樹下道即難

與

頭

天童

泰

老僧上樹也

致將一問來

大瞞看眼

天童

泰

老僧上樹也

致將一問來

大瞞看眼

拈云虎頭上座是箇惡賊

香巖師首和尚富家

用無義

手打不防家

賊偷賊物賊死一等

直饒本色作家徃徃

做手脚不辦

若是萬松即麻擒下

雪竇是別機宜識休

咎底漢

極為同

到這裏亦祇得藏身露影

膽底虛映

山曲觀脊

還會

香巖做處

弄巧成拙有甚難見

三千

劍客今何在

點即到

獨許莊周見太平

不點即到

師云翠巖芝道問者對者不免喪身失命如今

衲僧作麼生古人高高山頂立嶮峻處却平易

深深海底行平易處却峻峻他道如今衲子作

麼生萬松祇管看如人在千尺井中不假寸繩

便出陸亘瓶鵝不浮在外便見香巖為人手段

佛果道諸方老漢得箇見處直得千方萬計提

起為人更不囊藏被盖立箇喻令人易曉却成

難曉何故為慈悲深厚令人轉生情解若是慈

悲較淺却較些子你若纔生樹上樹下對與不

對轉生義路墮在常情卒難透得又道看他得

底人迥別便知落處香嚴纔舉虎頭招上座便
出云樹上即不問未上樹請和尚道此與雪竇
樹上道即易樹下道即難更無兩樣怎不教香
嚴呵呵大笑若是萬松作虎頭上座纔見垂語
便與呵呵大笑看你面皮厚多少佛果又道如
今山僧是上樹是不上樹
三是不對你且道
佛果是直捷相為那為復
一機倒結通香嚴
頭上座是箇惡賊萬松不

是箇惡賊白拈巧偷當面換人眼睛豈止做手
脚不辨雪竇別機宜識休咎祇解掩耳偷鈴掩
鼻偷香總被萬松并賊捉獲天童道還會香嚴
做麼萬松道生為盜跖死見宋江天童末後
云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許莊周見太平萬松道
撥亂烟塵也不少如何是萬松定乾坤底劍臨
崖伐却香嚴樹覷面相呈請益時

舉僧問風穴

這孟婆起也

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

犯偏不穴云常憶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

花香

言滿天下無口過

雪竇云劈腹剜心

當言不避截舌天

童拈云露髀圓陀陀真是無稜縫開且道

風穴無稜縫何似雪竇無稜縫

白洪崖打還赤洪崖

會麼和光惹事

花從愛惜落

刮篤成家

草逐棄孃生

師云風穴應小釋迦識無盡居士謂仰山後身

如投子為慈濟再來雪竇號雲門重顯語錄行

世號衆吼集有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

語是謗默是誑語默向上有事在外道問佛不

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禮謝云世尊

大慈大悲開我迷雲令我得入摩法師寶藏論

離微體妙品其出微其入離知入離外塵無所

依知出微內心無所為內心無所為諸見不能

移外塵無所依萬有不能羈蓋語涉於微默涉

於離故云語默涉離微又問如何通不犯勝默

和尚以此語勘僧謂之誑謗問凡有三重單雙

請益錄
不犯法眼洞明者纔舉便知落處風穴道常憶
江南三月裏鷓鴣啼處百花香香一作鮮二字
皆可此三闋之一也佛果在五祖為元座有僧
請益風穴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因緣偶佛
鑑來果曰懃兄可為頌出布施他鑑即頌曰彩
雲影重仙人現手把紅羅扇遮面急湏著眼看
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果深喜之雪竇道辟腹
剜心又作麼生萬松道鹿言及細語皆歸第一

義又道因風吹火別是一家傷驚怒龜必應有
主雪竇風穴文武兼濟將相雙權闕一不可天
童拈云露髀圓陀陀直是無稜縫萬松道天
童點破七華八裂了也更道風穴無稜縫何似
雪竇無稜縫萬松道芍藥花開菩薩面機欄樹
長夜叉頭天童道和光惹事刮篤成家更無百
端軟語作頌德之辭祇有三尺神鋒為報恩之
物

舉玄沙問鏡清伯牙與子期古人道不見一

法是大過患銷鎔損入你且道不見甚麼法

聖人從來清指露柱云莫是這箇法麼逢人

不眼華三分沙云浙中清水白米從你喫佛法未夢

見在將謂無天童拈云鏡清當時恁麼答玄

沙未後恁麼道還相契也無讚之雙美然則

鏡清久不作佛法夢也空遊山水須是玄沙

同叅始得是精識

師云福州玄沙師備禪師衲帔芒鞋雪峰稱備

頭陀再來人也杭州龍舟道愆禪師嘗住越州

鏡湖三十年故號鏡清與玄沙同嗣雪峰華嚴

普賢菩薩云我不見一法為大過失毒於噴者

佛果道六根本中唯噴最毒玄沙借此經問勘

辨鏡清古人道不見一法為大過患你且道不

見甚麼法若依經旨祇合道一念噴心起百萬

障門開鏡清深辨來風撥轉機輪却指露柱道

莫是這箇法麼萬松道莫道這箇那箇也走作
天童以普賢為古人不害大意佛果又作涅槃
經未知何據因辨於此學者應知玄沙用衲僧
巴鼻道浙中清水白米許你喫佛法未夢見在
鏡清嘗住鏡湖本温州人住龍冊寺故指浙中
清水白米這佛法未夢見在有褒有貶有殺有
活惠安顛和尚勘僧曰上座信心也不具好言
語徃徃錯會佛果於不見一法為大過惠著語

云和尚自屎不覺集一則公案不出此句入理
深談最為極唱雪竇拈云大小鏡清被玄沙熱
謾萬松道切忌以已方人雪竇代云我當時若
見但向他道靈山授記未到如此萬松道便重
不便輕天童拈道鏡清當時恁麼荅玄沙末後
恁麼道還相契也無萬松道會得途中受用不
會世諦流布天童末後道然則鏡清久不作佛
法夢也須是玄沙同叅始得萬松道父為子隱

直在其中具眼底辦取

舉蓮華庵主拈拄杖示衆云奪取古人到這

裏為什麼不肯住客僧不合衆無語羞殺自

代云為他途路不得力遠客歸去來復云畢

竟如何折做八截又自云柳標橫擔不顧人

直入千峯萬峰去借師拄杖天童拈云負入

不負出本色住山人斧痕思大吞盡諸佛

要且吐普眼不見普賢瞎且道病在什麼處

必死之疾難為針艾慕拈拄杖卓一下云且作死官不

容針私通車馬不但登山

師云江州廬山運華峰祥庵主嗣奉先深禪師

雲門嫡孫知見甚高氣量諸方履踐分明非常

情所測師臨終上堂舉拄杖問衆曰汝道古佛

到這裏為什麼不肯住萬松道生怕枯椿繫鈍

驢石室行者善道禪師時遭沙汰常以拄杖示

衆曰過去諸佛也恁麼未來諸佛也恁麼現在

諸佛也。恁麼萬松道歷代祖師不恁麼不見道。
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雪峰一日
僧堂前拈拄杖示衆云：「這箇祇為中下根人時，
有僧出問云：『忽遇上上人來時，如何峰拈拄杖
便去？』」門云：「我即不似雪峰打破狼籍。」僧問未
審和尚如何。雲門便打。萬松道：「狼籍不少。」駙馬
都尉李文和、公公主貴降命三大宗師。同日陞
座。末後葉縣橫拄杖就膝上拗作兩截，便下座。

公曰：「老作家手段，終別縣云都尉，也不得無過。」
庵主舉此話示衆，臨終散場，大作佛事。衆竟無
語。一曲離騷歸去後，汨羅江上獨醒人。自代云：
「為他途路不得力，萬松恁麼舉諸人。恁麼聽若
無得力處，彼各圖箇什麼？却道途路不得力，蓋
色見聲求，是行邪道。忘聲泯色，是斷滅相。途路
之樂，終不到家。燈錄廣本更有一句：『復問作麼
生得力去？』萬松道：『臨行之際，撒手還家，指出路。』」

頭還須拄杖燈歸復有橫拄杖於肩上曰柳標
橫擔不顧人却入千峰萬峰去天童作直入各
有理在嚴陽尊者路逢一僧拈拄杖云是什麼
僧云不識嚴云拄杖一條也不識嚴復以拄杖
地上劄一下云還識麼僧云不識嚴云土窩箇
也不識嚴復拈拄杖擔云會麼僧云不會嚴云
柳標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峯萬峰去便見蓮峰
末後轉身吐氣羅籠不住呼喚不回紅塵擾擾

道常在何況碧山深更深天童拈道負入不負
出本色住山人祇有受癖心而無割城意羅什
道有非真要時復暫游空為理宗以為常宅華
嚴普眼入百千三昧終不見普賢亦猶大通智
勝佛十劫坐道場竟不成佛道梁誌公遣僧傳
語南岳思大和尚云何不下山教化衆生向山
頭目視雲漢作麼思大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
吞盡何處更有衆生可度天童密罰却道病在

甚麼處不見道莫守寒巖異草青坐著白雲宗
不妙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處避征徭風穴
拈云若立一塵家國興盛故天童拈起拄杖卓
一下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古人以向上路為
本分事以建化門頭曲為今時慈覺道有為雖
偽棄之則功行不成無為雖真趣之則聖果難
剋天童經事多矣

舉雪峰云飯羅邊坐地餓死人無數

餓是不肯動手

海水邊坐地渴殺人無數

餓是不肯開口

玄沙云飯

羅裏坐餓死人無數

餓是手不肯擡

海水沒頭渴殺

人無數

餓是口不肯開

雲門云通身是飯通身是水

口便是飯

口便是水

開口也是合口也是

手便是飯

手便是水

翻手也是覆手也是

童拈云我即不然

已較雲門半月程

飯羅裏坐脹殺

人無數

不由我

海水沒頭浸殺人無數

不由我

飲以前傷乎不吞

是他不肯

以後失乎不吐

是他

不曾 祇如雲門道通身是飯通身是水到這

裏無你吞吐處

不妨省力

師云雪峯有玄沙雲門豈止家有爭子直得證父攘羊臨機不讓雪峰一日開爐示衆云三世諸佛向火焰裏轉大法輪雲門別云火焰與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可謂見過於師方堪傳授玄沙點云近日官中令嚴峰云作麼生沙云不許人撓行奪市峰乃吐舌可謂識法者恐恰與這公案相似一人箭中紅心一人劈

筭奪窩一人續放連珠一人側身嚙鐵雪峰道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拽不入雲居便道盡大地是箇塵勞門把手拽不出若塵勞即解脫何消拽出拽入天童道到這裏無你吞吐處萬松道通身一句作麼生道他還有口麼

舉僧問智門蓮華未出水時如何

點溪荷葉疊青錢

門云蓮花

趣口

僧云出水後如何

藕根依舊在青泥

門云荷葉

且就對

天童拈云靈龜無卦兆空殼

不勞鑽

杜撰

後舉僧問淨衆蓮華未出水時

如何

鈍滯

衆云菡萏滿池流

隱而

僧云出水

後如何

不妨

衆云葉落不知秋

顯而

天童拈

云李陵持漢節

烈士耻

潘閭倒騎驢

梵志翻

師云隋州智門光祿禪師嗣香林遠雲門孫也

祇出雪竇光大雲門一宗自普安道禪師發明

三句迅雷之辨不及掩耳所謂言無展事語不

投機荷葉蓮華寧拘出入往往疊沙覓油鉢盂

上安柄向出水未出時定斷智門祇將蓮華荷

葉奉他左右逢原無不可者鑽龜打瓦一任卜

度天童覷破伊底蘊便道靈龜無卦兆空殼不

勞鑽若向爻象未分時便了禍不入慎家之門

擬議不來吉凶自兆又有益州淨衆歸信禪師

嗣鳳翔府青峰傳楚禪師洛浦孫也依前問蓮

華未出水時如何淨衆答道菡萏滿池流進云

出水後如何答道葉落不知秋若道與前話全

同天童不合兩次拈出若道全異眼腦雙去聲生
相似雲門下迅雷之辨洛浦下無舌人解語同
出湖南一派持節李陵銜一鳥不歸之恨倒鞍
潘閬入同州看華之圖雪竇道問既有宗荅亦
攸同還會麼荷葉蓮華中供佛李陵潘閬快吟
詩

舉雲蓋問石霜萬戶俱開即不問萬戶俱閉
時如何開霜云堂中事作麼生外方不敢論量已是天機

編蓋無語劉晨經半年方乃云無人接

得渠後霜云道即大煞道祇道得八成有更

上方靈云和尚作麼理長霜云無人識得

渠是何天童拈云穩密田地忌隨功勳坐着

堪貼體衣裳會湏脫却不掛十絲宗中辨的

紅心心裏量外轉機退位位中湏仔細始得

祖師眼睛同中之異酌然尚帶依稀易分雪

異中之異直是難臻妙極所以重還到石霜

父子轉側處磨

狹路相逢

燭曉玉人初破夢

有覺非為覺

夜寒青女未登機

無功已墮

師云漳州石霜山慶諸禪師置枯木堂故有座
元烟斷脫去之話時齊已貫休泰布衲等以詩
筆為佛事唯泰布衲悟心入祖師圖佛印垂誠
云教門衰弱要人扶好慕禪宗莫學儒祇見悟
心成佛道未聞行腳讀詩書若教孔子超生死
爭表瞿曇是丈夫齊已貫休聲動地誰將排上

祖師圖張拙秀才偶與三僧道話曰三師中何
不選一人為長老意少石霜不善詩筆泰曰先
輩失言也堂頭和尚肉身菩薩會下一千五百
人如我輩者七百餘人如九峯雲蓋大光覆船
湧泉等諸大宗師皆在叅學位中勝我輩者七
百餘人張拙愧服同上拜見霜問先輩何姓對
曰拙姓張霜曰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拙有
省乃獻詩曰光明寂照遍河沙凡聖含靈共我

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衆緣無罣碍涅槃生死是空華裴相國一日訪霜因取笏而問曰在官人手中為笏在老僧手中喚作什麼裴無對乃為留下永鎮山門潭州雲蓋第一代志元禪師初叅雲居問志元不柰何時如何雲居云祇為功不到師不禮拜直造石霜纔到便問志元不柰何時如何霜云非但闍黎老僧亦

不柰何蓋云和尚為什麼亦不柰何霜云老僧若柰何拈過你不柰何蓋乃拜入室正宗集石霜上堂僧問萬戶俱開即不問萬戶俱閉時如何有本便作雲蓋問開即明不越戶閉即穴不棲巢故石霜道堂中事作麼生不知者徃徃喚作倒問僧問報劬如何是第一義劬曰如何是第一義僧曰學人請益師何以倒問劬曰汝適來請益什麼僧曰第一義劬曰汝喚倒問耶莫

道這僧石霜被此一問拈取下韻不來經半年
蓋下得一轉語云無人接得渠如有人遍身紅
爛卧在荆棘林中沒你近傍處湧泉四十年走
作永嘉一宿曹溪一念古今半年未曉石霜目
機鉢两道祇道得八成這裏便是計利害處前
百丈不落因果墮五百世野狐後百丈不昧因
果脫野狐身一字之功有如此者蓋問和尚又
如何還我十成處來霜云無人識得渠我且問

你石霜還識渠麼若也識得半面之交若也不
識全身獨露天童拈道穩密田地忌墮功勲釋
迦老子道選擇衆善業涅槃最安樂萬松道長
安雖樂不是久居有位則必賞成功是故功成
而不處直湏卸下天王甲拈却寶華冠宗中辨
的臣退位以朝君量外轉機子全身而合父永
嘉道決擇之次如履輕冰得旨宗師尚道怎敢
喚他作臣怎敢喚他作君外紹王種姓內紹王

種名鹿中之細人牛不見處正是月明時細中之細今年錐也無豈見錐頭利且道石霜父子轉側處與子全身合父是有交涉沒交涉要識王人愁病酒青女懶拈梭處麼天童終日拈提不道十成一句

舉睦州示衆云有蒲鞋覓一納裂開也在我捏聚也

在我鼻孔却在萬松手裏僧問如何是裂開揅撥巨州靈神

云三九二十七菩提涅槃真如解脫即心即

佛我且恁麼道汝又作麼生抵這箇更別有僧云某

甲不與麼支解了也州云豈子落地樸子成

八片和尚不如胡釘較僧云如何是捏聚險忘了州

歛手而坐龜毛索子衲僧冤害天童拈云睦州用處直

是長三短五七縱八橫醉漢口沒量斗撒在面前拋

在腦後三家村裏抵我大不妨奇特得恁麼然則門

庭施設自是一家夾山虜入理深談不啻百

步石霜處納敗

師云睦州陳尊宿指教臨濟叅黃蘗接得雲門
嗣雪峰諸方皆推為尊宿製蒲屨養親又號陳
蒲鞋佛果讚云辛辛粹粹喋喋唯唯穿臨濟為
大樹推雲門墮險唯言如枯柴理不可階是之
為陳蒲鞋陳操同宗親矣供養諸方避諱久忘
其名萬松偶閱古錄乃諱道明因出於此學者
應知一日示衆云裂開也在我捏聚也在我諸
方道把定真金失色放行尾礫生光謂之有擒

有縱能殺能活洞上宗風斥為話作兩橛決針
斷線不見道恁麼相續也大難直須當存而正
泯在卷而亦舒鈎鎖連環謂之血脉不斷然後
雙遮雙照更有遮照同時遮照不立直得帝網
交羅重重無盡始是圓頓一乘於衲僧門下天
地懸殊更買草鞋行脚如常啼東請善財南叅
尚云道曠無涯逢人不盡雪竇道偷得隣家些
子光用作千燈擬流布呵呵呵地久天長爭奈

新金
卷
何僧問睦州如何是放一線道州云量才補我
僧云如何是不放一線道州云伏惟尚饗裂開
便提起一落索捏聚便歛手而坐雖然收放自
如大似被他使喚故天童道睦州用處不妨奇
特然則門庭施設自是一家萬松叅勝默師伯
舉潭柘開山荅語道我是侯家兒或云掛搭這
僧在露柱裏者此話大行和尚以為如何勝默
道高臺上坐捨下半筐髭瓦來底_切與一

箇有甚難僧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門云體
露金風不唯投機更與他出眼應時納祐血脉
不斷所以雲門大師僧中王也潭柘睦州門庭
施設自是一家勝默雲門入理深談不啻百步
不見夾山道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
較石霜百步天童於石霜公案後舉睦州家風
厥有旨哉

清益錄
卷上
舉經云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

撥出眼中
沙添入黃

金法眼云若見諸相非相即不見如來金鏡

慶神水天童拈云世尊說如來禪臘月蘿蔔

頓拈晴法眼說祖師禪不覺口會得甚奇特猶有

在不會也相許展詩平人

師云此段經文出金剛般若第五如理實見分
天親科為求佛行施住相疑意謂不住相布施
為因何以求成佛身相之果行無相因求有相
果鑽求取火果不稱因也佛斷疑曰果亦無相

稱無相因智起惑亡斷疑生信故經云凡所有

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昭明太

子科此分經智冥無相法身故號如理實見仰

山道如來禪許師兄會祖師禪未夢見在法眼

道若見諸相非相即不見如來釋迦道東法眼

說西古來有拈古頌古徵古代古別古誰知法

眼更添慙古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來行處

行雖然法眼用得太過過猶不及蚌鷸相持俱

落漁人之手萬松昔在邢州淨土時門人寫萬松夢宅求萬松自讚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眉毛眼上不費半星氣力向釋迦法眼分疆列界處方便講和一統天下豈非好事天童如來禪祖師禪更不敢妄生分別會得奇特即且置他既不會為甚也相許不見道打破大唐國覓箇不會底不得

舉馬祖見僧來便畫一圓相

便好以脚擦却

云入也

打不入也打

云謹依來命

僧便入

著甚來由

祖便打曾不

過僧云和尚打某甲不得

倚官挾勢

祖靠却拄杖

便休大似欺軟怕硬天童拈云跨門之機

左著右著轉開走作

室中之意

社鼠城狐占窟把穩

具眼者分明辨取

你恰問著

漢瞎

師云六祖謂讓和尚曰汝向後出一馬駒踏殺天下人去在清源謂石頭曰衆角雖多一麟足矣雪竇道十影神駒立海涯五色祥麟步天岬

江西主馬祖神駒湖南主石頭祥麟岐分五派
於今洋洋馬祖一日見僧來便畫一圓相為仰
下或畫圓相以境智接人馬祖借來作耀眼鏡
大岳雪竇同到五祖戒處大岳獨見戒岳便畫
一圓相戒云是甚麼岳云胡餅戒云赴爐竈熟
更搭一箇岳擬議戒以杖打出三門岳謂雪竇
曰這沒人情漢休去見好且道與為山境智是
同是別馬祖見這僧來便畫圓相云入也打不

入也打雙下兩闕使伊進退無門這僧見義勇
為當仁不讓蹈湯赴火慣戰作家祖便打當時
若是萬松接住拄杖猛與一推看他馬祖有何
方便却喫棒了供款道和尚打某甲不得賴有
此耳馬祖秉殺活機靠却拄杖便休急流勇退
興盡而歸雪竇拈云二俱不了和尚打某甲不
得靠却拄杖擬議不來劈脊便棒佛果道祇為
靠却拄杖休去惹得雪竇許多葛藤萬松道馬

祖有當斷不斷不招其亂底劍放過更好天童
道跨門之機室中之意且道那箇是跨門之機
外道手握活雀兒問佛手中雀兒為死為活世
尊以足跨門限云你道我欲入欲出又有一外
道挿一莖草於地上云此是世界中心世尊乃
移草挿於傍云此是世界中心馬祖道入也打
不入也打此語占田地寬及至見僧入圓相中
作主靠却拄杖便休犬銜赦書諸侯避路雪竇

道二俱不了祇見跨門之機不見室中之意是
以天童道具眼底辨取還見麼糞掃堆中清淨
土千戈叢裏太平基

舉僧問廣德如何是靈利底人

未舉先知汝當自答德

云維摩不離方丈室文殊未到早先知

不自解病

治又問如何是靈利底人

不索問德云垢膩

汗衫皂角洗

未出常情又問如何是靈利底人

問怡

著屎

德云古墓妻

蛇頭戴角

頻煩

天童拈云

一句子把定要關未免私一句子不存軌則

揮開十一一句子體用雙照當言不若人會得

許你靈利錢簡似還端的麼却又枯龜妙在

孫賓手錐足死蛇一灼爻分十字文解弄也活

師云襄州石門慧徹機緣天童作廣德令辨於此學者應知僧問如何是靈利底人豈知世智辯聰返成為難靈利不如癡然祖師門下以無師自然智忝識心見性禪不同守默之癡禪迥

異尋文之狂慧華塔湍和尚道活潑潑地非常靈利維摩居士自念寢疾於床今文殊師利與諸大眾俱來即以神力空其室內除去諸有及諸侍者唯置一床以疾而卧廣德將此意答他似有說話分再問再答早難摸擦也第三全用衲僧已鼻所以天童逆次點出道若處會得許你靈利恁麼則萬松道其甲謹退還瑞的麼萬松道和尚在上不錯孫賓者善天文遁甲鑽龜

之法爆則成兆十字文開不消一灼天童嘗道
靈龜無卦兆空殼不勞鑽今日為甚麼七十二
鑽無遺策若知禍福皆由我始信陰陽不順情

舉雪峰問僧什麼處去如和尚去僧云普

請去不可道峰云去諾得天童拈云莫動著和尚

碎動著三十棒巡人雲門云隨語識人從苗

又是為蛇畫足更添

師云福州雪峰義存禪師慈和善巧退已讓人

萬世典刑令人畏仰如三聖道一千五百人善
知識話頭也不識祇奉箇老僧住持事繁禮拜
巖頭云今日始是鰲山成道推讚諸方令法久
住雪巖先師事勝默師伯跪受呵斥或問其故
曰今諸方或有師資法屬諱訟招識獅子身中
蟲自食肉也萬松仰效萬一不可得也雪峯一
日問僧甚麼處去云普請去問處莽鹵荅處顛
顛打你一團已見破綻雪峰道去忙拈補綴針

線轉見縫罅披離天童拈云莫動著惠安顛和尚聞有註趙州十二時誦者乃曰趙州十二時誦如一堆臭屎豈可更用棘枝挑剔天童道動著三十棒萬松道和尚上梁不正怪他下柱忒差闍羅王不吞錢九諸鬼不伏這三十棒和尚先喫始得雲門道因語識人也祇是依條彷彿天童道為蛇畫足灰骨裏認得雲門忽有人問萬松和尚還識天童麼向道你這一隊攢簇萬

松園箇什麼

舉漸源因寶蓋來相看

仁義道中

源乃捲簾入方

丈坐

賊來須打客來須待

蓋下却簾

更好

歸客位

各把

疆源令侍者傳語云遠涉不易猶隔津在

見相

了纔語了蓋便打一掌

莫是猶隔津在

者云有堂頭

和尚在莫打某甲

帶累堂頭何啻隔津

蓋云祇為有和

尚在所以打你

兩回放過好還兩掌

者迴舉似源直打

門外源云猶隔津在

相見了也

天童拈云酌然猶

隔津在

了也

然則各各彼彼自是一家

曰貧

且作麼生得同生同死共命運枝去

同曰富暗

裏抽橫骨

了也

明中坐舌頭

猶隔津在

師云潭州漸源仲興禪師始為道吾典座或云侍者一目叅隨檀越家弔喪源拊棺問吾曰生邪死邪吾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曰為什麼不道吾曰不道不道迴至中路源曰和尚快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吾曰打即任打道

即不道源便打吾數拳吾歸院謂源曰汝宜發去恐知事知不便源遂去寄村院中三年一日聞童子誦法華經至應以比丘身得度者即現比丘身忽然有歡喜處欲迴道吾聞吾已化遂見石霜舉前語請益其肯霜曰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曰為什麼不道霜曰不道不道源乃言下有省乃禮石霜懺悔石霜證之同嗣道吾潭州寶蓋約禪師嗣石霜漸源姪也一日叅觀漸

源法叔源見來捲簾而坐待之老龐頌曰有人
嬾龐老龐老不嫌他開門待知識知識不來過
蓋下却簾何不道草賊大敗是他便歸客位若
是萬松作漸源却到客位拽下簾子便歸方丈
不見萬歲和尚與保壽是同叅歲一日去見壽
壽坐不起歲展坐具壽下禪床歲便坐却禪床
壽便歸方丈閉却門歲坐不起主事云和尚閉
却門請庫下喫茶歲便歸院壽明日却去復禮

歲還坐不起壽展坐具歲亦下禪床壽乃坐却
禪床歲遂歸方丈閉却門壽於侍者寮取灰圍
方丈門三道便歸歲開門見云我不與麼他却
與麼且道是相見了也是猶隔津在源令侍者
傳語云遠涉不易猶隔津在黃口衲子隨言定
旨逐句分宗見漸源道猶隔津在道又不曾展
坐具叙寒溫可知是猶隔津在萬松却道是相
見了也又作麼生莫是望州亭烏石嶺僧堂前

底時節麼恁麼則寶蓋何用親來拽下簾歸客
位寶蓋等侍者纔傳示了便打一掌萬松道上
覆和尚謝傳法誨者云有堂頭和尚在莫打某
甲再犯不容可惜放過蓋云祇為有堂頭和尚
在所以打你龍關魚傷未為分外者迴舉似源
猶自說兵機源云猶隔津在三寸得恁麼密大
小大童祇解順水推船道酌然猶隔津在萬
松四處別語道相見了也與漸源天童覲體相

違是以天童道各各彼彼自是一家翻覆看來
正與三大宗師同死同生連枝共命還見天童
暗裏抽橫骨明中坐舌頭處麼侍者攔腮徹骨
痛師擘眼云莫道猶隔津在

舉保福問長慶

耳朵不離腮

盤山道光境俱亡復

是何物

有這箇在所以不識

洞山云光境未亡復是何

物

祇為面熟所以不識

據二老終未勤絕在三箇也有作麼

生得勤絕去

劈口便擗

慶良久

喚作良久即不可

福云情

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

陰山背後慶云汝永不托生

你麼生

打人還似契拳時

福云兩手扶犁水過膝

鬼市

裏賣播氣袋

天童拈云俱亡未亡奪人奪境

錯下名言

不但今日

為什麼保福不肯長慶

長慶還肯保福麼

太平

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若信崩通言寧落婦人手

師云漳州保福院從展禪師一日雪峯忽召曰

還會麼福欲近前峰以杖柱之福當下冥契作

拜而退又以古今方便詢于長慶稜稜深許之

所以道叅師不如叅友叅友不如叅校頭聖僧

蓋師即難見友則易逢叅師擇友意在斯焉福

州長慶慧稜禪師幼稟淳澹初叅雪峰峰以默

然示之慶禮拜了退峰微笑而慶懷疑遂晝夜

不睡歲久坐破七箇蒲團亦無入作一日堂前

捲簾忽然大悟即作頌呈雪峰曰也大差也大

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

子驀口打峯可之謂玄沙曰此子徹也沙曰未

在恐是意識著述須更勘過始得至次日衆上
堂問訊峰謂慶曰備頭陀未肯汝在汝實證悟
對衆舉來慶呈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唯人自
肯乃方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冰
峰謂沙曰不可更是意識著述也慶與保福同
參同證機緣甚多一日保福問長慶盤山道光
境俱亡復是何物盤山上堂曰夫心月孤圓光
含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亡復是何

物禪德譬如擲劍揮空莫論及之不及斯乃空
輪無迹劍刃無虧若能如是心心無知全心即
佛全佛即人人佛無異始為道矣保福見洞山
別語道光境未亡復是何物點檢將來二俱不
了道據二老宿總未勘絕在作麼生得勘絕去
一箇壞世間相一箇椿立前塵要長慶判斷道
作麼生得勘絕去慶初稟淳澹初見雪峰峰又
默然示之常時默坐廢七蒲團以淨名柱口答

之錯會者認為良久寶峰照云芙蓉先師肉猶暖在空劫大事化為鬼窟保福誠後故云情知你向鬼窟裏作活計僧問新羅陌囉禪師如何是禪囉云古塚不為家古塚為家豈非鬼窟活計非但良久默然鹽官道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長慶道我且是鬼窟裏作活計汝又作麼生保福道兩手扶犁水過膝天童頌道及時節力耕犁誰怕春疇沒脛泥拖犁拽擺入泥入

水屈為今時也通理大師梵行直釋屢舉此語理極深玄不通註釋天童拈云俱亡未亡奪人奪境俱亡盤山也未亡洞山也人境俱奪長慶也天童祇知保福不肯長慶爭奈萬松不肯保福智覺壽禪師唯心訣或闢奇特而但故出身俄沉識海或著淨潔而唯求寂默返墮陰城忽有人道保福長慶豈有此事萬松道舉一明三者不妨剗利恁麼則盤山洞山豈有總未勦絕

長慶豈作鬼窟活計萬松豈有不肖保福太
本是將軍亂不得將軍不太平

舉乾峰示衆云

別處人

法身有三種病

怨他河曲親

二種光

弄鬼眼睛

須是一二透得過

更有照用同

時

和声

向上一竅在

脚眼下

雲門出云庵內

人為什麼不知庵外事

薦取

雲門出云庵內

點兒落節

門云

猶是學人疑處

題破

峰云子

是甚麼心行

罪過

門云也要和尚相委悉

事發

身自

峯云直湏恁麼始得穩坐地

切忌

門云

喏

未敢相保

天童拈云

坐著病在膏肓

正要人扶策

用

著光不透

脫

切忌

許

直饒縱橫十字

莫節

圓

轉一機

有勞神用

也未知有向上一竅在

休得還

還

得穩坐地麼

誰家床榻

到頭霜夜月任運

落前溪

浮生自忙

師云乾峰曹山疎山皆洞山之子雲門皆有機

緣唯乾峰數則話行乾峰一日示衆云舉一不

得舉二放過一著落在第二雲門出曰昨日有人從天台來却徃徑山去峯曰明日不得普請便下座馬祖當時上堂要展大機大用不意百丈捲却拜席馬祖便吞聲飲氣乾峰舉法身三種病二種先照用同時向上一竅大鋪陣勢被雲門羽扇綸巾折衝於樽俎之上後來雲門示衆却用乾峰陣勢既無敵手由他足馬縱橫雲門示衆云光不透脫有兩般病一切處不明面

前有物是一透得一切法空隱隱地似有箇物相似亦是光不透脫又法身亦有兩般病得到法身為法執不忘已見猶存墮在法身邊是一直饒透得放過即不可子細點檢將來有甚麼氣息亦是病乾峰示衆畢雲門出衆來便合問如何是三種病二種先照用同時向上一竅恁麼則雲門纔是初機請益底人是他得官不念閑文字却論併根桑棗樹澗角水黃牛誰共你

之手者也乾峰覺知這裏使不著不免陪笑賣
楂梨蓋覆將來雲門放憨道猶是學人疑處乾
峰怒已道子是甚麼心行彼此敗露道也要和
尚相委悉多虛不如少實道恁麼始得穩坐地
乾峰汝穎之士利如錐雲門幽冀之士鈍如鎚
以錐刺鎚以鎚挫錐亦當摧矣雪竇道若明得
褒貶句未必善因而招惡果萬松道祇取你口
辦天童拈云坐著病在膏肓用著光不透脫開

口了合不得合口了開不得似這般有甚用處
直饒你縱橫十字圓轉一機也是我尋常用底
未知有向上一竅在不因一事不長一智若非
天童幾乎忘却還得穩坐地麼炕猶未煖官事
當行法眼道理極忘情謂如何有喻齊到頭霜
夜月任運落前溪天童善能用之爭柰弄巧成
拙

舉為山問仰山

外傳

子一夏不見上來在下

面作何所務白日休閑過仰云某甲鋤得一

片畬下得一羅種善談實相為云子今夏不

虛過覺心邪不仰云和尙今夏作甚麼論上不

云日中一飯夜後一寢佛事門中仰云和尚

今夏亦不虛過當官不讓父仰山道了乃吐舌過

於師水為云寂子何得自傷已命證父據羊

天童拈云少當努力有鋤有鑿老合歇心帶

神情救死不暇這一夏總不虛過爭奈時人為什麼

仰山道了吐舌胃法而險若點檢得出清官

不謾禍不入慎家之門守法而安

師云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萬松常愛為

仰家風父子投機水乳和合為山一日餒鴉生

飯次迴頭見仰山乃云今日為伊上堂一上仰

云某甲随例得聞為曰聞底事作麼生仰曰鴉

作鴉鳴鵲作鵲噪為云你爭柰聲色何仰曰和

尚適來道什麼為云我祇道為伊上堂一上仰

曰為什麼喚作聲色瀉云雖然如此驗過也無妨仰曰大事因緣作麼生驗瀉山豎起拳仰曰終是指東畫西瀉曰子適來問什麼仰曰問和尚大事因緣瀉曰為甚麼喚作指東畫西仰曰為著聲色故某甲所以問過瀉曰並未曉了此事仰曰如何得曉了此事瀉曰寂子聲色老僧東西仰曰一月干江體不分水瀉曰應須與麼始得仰曰如金與金終無異色豈有異名瀉曰

作麼生是無異名底道理仰曰飛盤釵釧券

孟

瀉曰寂子說禪如獅子吼驚散狐狼野犴之属以至瀉山寢興試令原夢仰山度水香嚴過茶二子智慧神通過於目連鶩子瀉山問仰山久不上來當何所務三日不相見莫將故眼看仰嶠以鋤畬下種對之瀉山賞其功行楊無為問芙蓉楷數年不見叅禪來辦道來蓉云不打這鼓笛楊云恁麼則空遊山水百無所能也蓉云

相別未久善能高鑑為仰當行買賣已是成交
欲令牙保分明須要合同文契咨和尚日用如
何為山以中食夜寢對之仰山道亦不空過鋤
畬下種道不空過即得中食夜寢道不空過即
難仰山覺斧鑿太深迴首吐舌懣悔此處無金
二兩俗人沽酒三升為山道寂子何得自傷已
命靈龜曳尾拂跡成痕吐墨海魚欲隱彌露天
童拈云少當努力老合歇心為復是佛法商量

為復是世諦流布若點檢得出一夏總不虛過
師吐舌云口是禍門

舉趙州云有佛處不得住

帶累

無佛處急走

過

恐無利益

天童拈云沉空滯跡

墮坑落堦

犯手傷鋒

撞頭

利益

俱未是衲僧去就

埋却

直須莫入人行

市

法戰不勝

坐他床榻

著甚來由

正不立玄

恐成誑濫

偏不

附物

怕惹

方能把住放行

這邊那邊

有自由分

無可

可不

師云無盡燈錄僧辭趙州州問甚麼處去僧云
學人擬向南方學佛法去天童不叙來原這僧
擬往南方學佛法去責情棒早合喫三十所以
趙州豎起拂子道有佛處不得住又恐怕掉這
僧在無事裏裏打淨潔毬子所以又道無佛處
急走過天童拈到這恰好處便休本錄更有語
在三千里外逢人莫得錯舉萬松道未發足以
前早已蹉過僧云恁麼則不去也萬松道是何

心行何不早恁麼道趙州道去也由你不去也
由你得恁麼自由性所以趙州道摘楊花摘楊
花諸方晚進多以折柳送行人古樂府意彷彿
趙州忽若院主問趙州曾到底喫茶去不曾到
底為甚也喫茶去趙州呼院主主應喏州云喫
茶去又作麼生彷彿趙州意天童拈趙州意先
識病證次設治方然後但除其病不除其法所
以道沉空滯迹犯手傷鋒俱未是衲僧去就這

僧擬往南方學佛法趙州先診出兩般病然後對證設藥直湏不入人行市不坐他床榻正不立玄偏不附物所以趙州道有佛處不得住無佛處急走過雖治其沉空滯迹立玄附物之病而不除把定放行隨流得妙游戲神通自在之法還會麼為甚如此病多諳藥性經効敢傳方舉臨濟兩堂首座齊下喝掇僧問濟還有賓主也無問濟云賓主歷然吐天童拈云

殺人刀活人劍在臨濟手裏

天童萬松豈可無分

雖然

如是當時便與一喝

咄云即今亦不遲

直饒大騁神

通也祇得同聲相應

豈止在臨濟手裏

師云風穴叅雪峰嘗問此話峰叙與囀頭欽山進途而值臨濟已逝不及叅見則曰汝欲會當問取他子孫可耳穴後見南院顯舉雪峰之意院曰雪峰古佛也承天宗道臨濟此語走殺天下衲僧哉即不然當時見僧舉但云一對無孔

鍊鉗萬松咄云百雜碎臨濟一日問洛浦一人
行棒一人行喝那箇親浦云總不親濟云作麼
生得親浦便喝濟便打蓋臨濟宗風當陽獨露
全機大用不貴言說當時若問萬松兩堂首座
齊喝還有賓主也無咄云賓主歷然臨濟有語
無喝天童有喝無語如今殺人刀活人劍在萬
松手裏忽有人問那箇是賓那箇是主咄云具
眼底辨取

舉洞山問隱山

此迴難過也

如何是主中主

這

隱云長年不出戶

也

洞云如何是主中賓

特

參見隱云青山覆白雲

去離

洞云賓主相去

幾何一有隱云長江水上波

二無

洞云賓主

相見有何言說

兩口同

隱云清風拂白月

動

唇皮善

天童拈云主也雲巖頂相

仰望

賓也

雪巖眉稜

父少兒子老

相去也門司有限

入

深宮臣

言說也王振金聲

他日

我此四

舉似人

句且道與隱山是同是別

因脩者易叢林具創立者難

眼者試請辨看

有各不在鑄頑石

師云潭州龍山禪師泰馬祖得道隱潭州龍山無人知者山行迷路或到之一僧至隱問自何而來僧曰某老宿處來隱曰老宿有何言句僧曰他云說則千句萬句不說則一字也無隱曰恁麼則蠅子放卵也僧作拜隱打之洞山悟本與密師伯到山前見流水中有菜葉撥草行六

七里忽見隱在庵前便問此山無路闍黎輩何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自何而入隱曰我不曾雲水洞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也隱曰春秋不涉洞曰此山先住和尚先住隱曰不知洞曰何謂不知隱曰我不從人天來洞山良久方問此話隱山答畢又問和尚見箇甚麼道理便住此山隱曰我見兩箇泥牛闌入海直到如今無消息隱因有頌示之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

道神光萬境閑莫把是非來辯我浮生穿鑿不
相關隱自是焚庵遁入深山幽寂之處不知所
在猶自號隱山焉無盡燈主中主作賓中主為
對下句中賓然失洞上四賓主血脉僧問洞
山如何是主中主山云闍黎自道取僧曰某道
得底是客中主如何是主中主山曰與麼道則
易相續也大難故天童作主中主與荅辭長年
不出戶不失血脉洞問如何是主中賓隱云青

山覆白雲洞山嘗云青山白雲父白雲青山見
白雲終日倚青山總不知洞云賓主相去幾何
待相去即向你道隱云長江水上波正與法界
觀中海波喻合或問恁麼則禪不出教意向道
教還出得禪意麼或曰禪教相去幾何恰道長
江水上波何得忘却洞問賓主相見萬松道還
有眼麼有何言說還有口麼隱云清風拂白月
且道是何章句賓向主說則清風拂白月主向

賓言則白月照清風此猶是主中賓賓中主邊
事若是主中主賓中賓了沒交涉天童拈道主
也雲巖頂相且道與前青山覆白雲還相濫不
前句先山後雲若作青山起白雲意更穩順今
言覆者好雲無事不離山也天童雲巖頂相不
必是山投子頌云無見頂露雲攢急既是無見
頂相明主邊事更用雲攢明主中主也洞山道
道無心合人人無心合道欲識箇中意一老一

不老雪巖眉稜主中賓也天童道絲綸降號令
分寰中天子塞外將軍外中君臣各安其分門司
有限也或謂玉振金聲梵音深妙也你且道清
風拂白月有多少音響竹林海巨川頌風鈴云
銅唇鐵舌太尖新樓角懸來不記春言外百千
三昧法因風說與箇中人且道他道甚來善學
柳下惠終不師其迹天童四句與隱山何別更
聽風鈴子細分辯

音義

卷

七

舉雲門云

龍王善降

佛法大煞有

擔取來

祇是舌

頭短

爭奈口門寬

復自云長也

非但上至梵天

童拈云雲門大師雖然自起自倒

天使其人不自由

要且車不橫推理無曲斷

明庶暗察審錄難瞞

師舉烏石靈觀禪師云若言我不道即啞却我

口若言我道即禿却我舌覺範道佛法大有祇

是牙痛雲門首身免掛後人唇齒早有天童放

伊不過祇見螳螂之前攬不覺彈丸之後隨雲

門舌長天童點檢了也更有一箇且待別時

舉為山與仰山摘茶次

大衆皆請宜先到

為云終日

祇聞子聲不見子形

茶樹焉能爾得伊

仰便撼茶樹

觀面相呈不較多

為云子祇得其用

祇道得一半

仰云未

審和尚如何

非但聞聲亦見其形

為良久到退仰云和

尚祇得其體

六月債負熱厮還

為云放子三十棒

三十棒

天童拈云為山仰山父子子

夜半

日午

叢林盡道各得一槪

誰信道這槪是那槪是那槪是那槪是那

青益錄

卷七

七

殊不知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秋

莫逆之交
休分彼此

師舉首山念云夫為宗師須具擇法眼始得當時不是瀉山便是扶籬摸壁萬松道酒不醉君一棒不打好人瑯琊云五更侵早起更有夜行人萬松道澤廣歲山理能伏豹瑯琊又云若不是瀉山洎合打破蔡州萬松道倒得田單七十城玄覺謂三十棒云且道過在什麼處萬松道再犯不容和聲便打佛鑑云張公乍與李公友

行罰李公一盃酒倒被李公罰一盞好手手中無好手萬松道某甲喫米不似和尚尚喫鹽多瀉仰父子相見不對面對面不相見一人得用令不孤行一人得體道無不在仰山克己復禮卑不動尊瀉山正令當行殺人見血念法華瑯琊覺美瀉山父子舉臨濟家風佛鑑服手搢丫難逢快便不是天童拈出沉埋洞上宗風最好是父父子子不同君君臣臣三綱五常世諦流布

仰山得用瀉山得體諸方皆為各得一極而不
劈開兩破富那夜奢問馬鳴曰鋸義者何鳴曰
與師平出鳴問木義者何奢曰汝被我解還會
天童雲天水月磨穴細金針纔露草芒長玉線
妙投關

舉楞嚴會上世尊告眾云若能推底是汝心
則認賊為子換了屋梁脩山主云若能推底不是
汝心則認子為賊忍為絕後計天童拈云如今推

也是子是賊即在人心反覆間買帽相頭莫使直中直食

魚去骨須防人不人

師舉楞嚴經云阿難言如來現今徵心所在而
我以心推窮尋逐即能推者我將為心佛言咄
阿難此非汝心阿難矍然避座合掌起立白佛
此非我心當名何等佛告阿難此是前塵虛妄
相想惑汝真性由汝無始至于今生認賊為子
失汝元常故受輪轉唐唯慈法師科此經名八

讀齋錄
卷之七
慶徵心一神湯內瀉二靈膏返燿三針治內障
四火角返搜五神呪鞭治六金刀拆腦七針骸
補助此科第八名膏盲出鬼天童畧舉云若能
推底是汝心則認賊為子衲僧門下謂之認奴
作郎昔陶淵明藍輿一子與僕舁之指僕諭子
曰此亦人子也善待之長者之言也世謗有云
寧憐有力之奴不愛無力之子與前淵明之言
暗合吾宗即妄即真點化之旨安國瑄云得之

於心伊蘄作栴檀之樹失之於旨甘露乃蔕藜
之園脩山主道若能推底不是汝心則認子為
賊白玉碾作象牙梳黃金打作鋤石筋弄巧成
拙有如此者天台智者道有人幼離鄉年長血
氣方剛聞父在鄉中為惡少年所欺含恨還鄉
圖雪父耻路人相伴將至父舍忽逢其讐言同伴
戲之指為其父歸人拜跪鳴抱感泣同伴笑曰
實汝父仇歸人欲打手不能舉及至見父亦不

感泣此諭無作四諦苦即是滅集即是道無滅
道可脩無苦集可斷上生經道不脩禪定不斷
煩惱佛記此人成佛無疑近歲陳秀玉學士嘗
問萬松彌勒菩薩為什麼不脩禪定不斷煩惱
萬松道真心本靜故不脩禪定妄想本空故不
斷煩惱士復問香山大潤和尚山曰禪心已定
不須更脩斷盡煩惱不須更斷復問竹林海巨
川川曰本無禪定煩惱士曰唯此為快耳楞嚴

認賊為子山主認子為賊不是則業識茫茫是
則神通妙用智覺禪師唯心訣云癡愛成解脫
真源貪瞋運善提大用妄想興而涅槃現塵勞
起而佛道成天童道如今推也是子是賊一般
麵草由人做造相頭買帽比脚裁靴他家自有
兒孫將來使用恰好喫飯防噎食魚去骨常作
賊心莫拈他物

舉長慶云總似今日老胡有望

自從胡亂後
益醋更豐饒

保福云總似今日老胡絕望

社歌醉舞帶累平人

天童

拈云富嫌千口少

得之本有

窮恨一身多

失之本無

師云無盡燈作總似今夜有望絕望圓通善國師見玄悟玉香山彞言涉嘲譎責曰總似汝輩佛法豈到今日有以見先德憂念叢林之切矣達磨西來九年面壁始遇知音今長慶保福列刹相望鐘梵交鳴長慶一千五百人保福七百餘人大弘雪峰之道儀刑禪苑清規祖述少林

老胡有望也洪州武寧慧安禪師與圓通秀鐵壁同叅天衣懷為法屬性皆剛直安苦硬恬潔非秀公若也安居武寧荒村破院單丁三十年而圓通應詔住法雲其威光烜然可以引致法友而昇青雲或時以書致安安未嘗拆而棄之侍者不解其意問之安曰吾始以秀有精彩今知其癡也夫出家兒塚間樹下解那事如救頭然無故於八達衢頭架大屋養數百閑漢此真

開眼尿牀吾何復對語哉然吾宗自此益微矣
汝輩猶能見之今保福七百餘人武寧所謂吾
宗自此益微矣故云老胡絕望也此猶是門庭
施設邊事若也入理深談天童道窮恨一身多
武寧單丁猶為分外不見道若立一塵家國興
盛野老輦蹇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謳謠且
道那箇底是碧岫峰頭思大口紅塵堆裏誌公

二

舉僧問石霜真身還出世也無世還出真身也無霜

云不出世還入世也無僧曰爭柰真身何是出是入霜

云琉璃瓶子口是身是世天童拈云通身及盡綿綿

不漏徹底無功了了忘撒手興來雲尚無心

隨處得用賣盡風流不著錢還識石霜老漢麼左右

當堂無影迹窮便窮如泥丹遍界不曾藏富便富如石崇

師云將為石霜衲會枯木死株內紹外紹今日

負急臨危便道琉璃瓶子口洞山道此是一千

五百人善知識語於斯見矣這僧知而故問道
真身還出世也無石霜一往泛然而答道不出
世今諸方教乘師德推讓禪老為出世間人將
謂高超三界首出萬靈也昔王山法祖侍磁州
大明勳力十年躬為侍者秘重深嚴不見叅學
一旦抽單罔不疑怪或問大明侍者何往明曰
諸方來諸方去何介意哉又問叅學何似明曰
道有叅學栽他頭角道無叅學減他威光一衆

方疑或蒙印許其後久隱西山太原府府運兩
衙請住王山創建禪席皆號開堂出世也萬松
謂此非出世間真入世間也這僧問真身還出
世也無此問真身無相還能出現說法利生也
無此非問出塵世正問入塵垂手時節也石霜
常舉君臣父子至尊嚴烈深處禁宮故云不出
世也這僧也奇怪便拏麁搭細拈他空處道
爭柰真身何一則赤諱白諱二則私竊欺公兩

陣夾攻決無活路不意石霜門欲闔一撥便開
船欲沉一篙便轉奉箇琉璃瓶子口便那裏得
來所以天童道撒手興來隨處得用為什麼適
來却道不出世不見天童道當堂無影迹既無
影迹為什麼道隨處得用不見天童道遍界不
曾藏諸仁者為什麼難會此猶是喻且道如何
是法周遍十方心不在一切處

舉僧問雪峰古澗寒泉時如何為甚無峰云

瞪目不見底

許你眼明

僧云飲者如何

甘露洋銅利有害

峰云不從口入

王液華池

僧舉似趙州

出一人口

入萬民耳

州云不可從鼻孔裏入

盡從這裏流出

僧却問

州古澗寒泉時如何

開山遠接

州云苦

不覺

僧云飲者如何

著甚

州云死

一坑埋却

雪峰聞

云趙州古佛

善哉

甘口鼠食人不害疼

從此不答話

天童拈云扶豎宗乘湏還大匠

久嚮

雪峰辦

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身心

為人

如趙州用一

百二十歲老作家手段黨理不不妨奇怪萬

慣見似如今象中隨言定旨痴人面前亂作

貶剥舌頭疊深屈古人死無對証然則相席打令

似有知音易開終鏤骨銘心罕逢明鑑難保

心

師云南院禮雪峰為古佛雪峰禮趙州為古佛
當時雪峰法道大行睦州讓雲門以嗣之玄沙
為法眼之祖兩派之源出於門下趙州當燕趙

亂罹之際口如吹火流俗薄之及乎道力攝二

王講和携手見師禪床不下時人方云口似含

珠隱山所謂莫作是非來辦我浮生穿鑿不相

關雪峰以其南泉之子長沙之兄以白眉尊宿

待之一日趙州問僧自何處來僧曰雪峰來州

曰雪峰有何言句示人僧曰和尚尋常道盡十

方世界是沙門六隻眼你等諸人向什麼處伺

州云闍黎若迴寄箇鉢子去僧問雪峰古澗寒

泉時如何動若雲行靜如止水正是湛不流處
死水裏活計這僧工夫到此拈來呈似雪峰若
是萬松門下祇道乾曝曝地一滴也無這僧問
以蹄涔雪峰答以巨海道瞪目不見底何曾辜
負他這僧忻然披襟當之道飲者如何你叅透
古澗寒泉祇汝便是浮幢刹海通身是水誰吐
誰吞雪峰答箇不從口入大熟手親眼辨若論
順水推船雪峰門下即得其或逆風把柁趙州

門下不然這僧疑根不斷再買草鞋不遠數千
里復舉前話問趙州至不從口入州云不可從
鼻孔裏入也便用衲僧已鼻復問古澗寒泉時
如何州云苦這僧便合禮謝而退不顧危亡踏
步向前更問飲者如何州云死沒人情漢一向
盡法不啻無民僧問如何是玄中玄州云汝玄
來多少時也僧云玄之久矣州云若不遇老僧
幾乎玄殺趙州與睦州出語毒如德山臨濟痛

言多
卷上
棒雪峰後聞此語遙禮云趙州古佛峰從此不
荅話此語疑殺天下人你道已前還曾荅話麼
後來何曾持不語戒天童拈道扶豎宗乘須還
大匠大慧杲宗門武庫首篇云王荆公一日問
張文定公曰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後絕
無人何耶文定公曰豈無人亦有過孔孟者公
曰誰文定公曰江西馬大師坦然禪師汾陽無
業禪師雪峰燮頭丹霞雲門荆公意不甚解乃

問曰何謂也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
釋氏焉公欣然嘆服後舉似無盡無盡撫几賞
曰達人之論也遂援筆以紀之故王荆公嘗云
三代以前聖賢多生吾儒中三代以降聖賢多
生吾佛中近代老青州潭柘開山性和尚韓相
國昉施學士宜生曰二老若非事佛出家皆王
霸之器是知顏孟之時佛法未至倘能事佛必
馬鳴龍樹之儔也故雪峰辦一千五百人善知

識身心趙州用一百二十歲老作家手段不妨
奇怪甚逢敵手藝遇知音如今衆中隨言定肯
亂作貶刺深屈古人矮子看戲隨人上下然則
相席打令似有知音便道趙州逢賤即貴雪峰
遇剛即柔若存得失勝負成何宗旨鏤骨銘心
罕逢明鑑這僧一問二老各出一隻手提起示
人與萬世為龜為鑑豈同叅鐵騎禪者爭鋒競
銳還會天童出身句麼臨危知己少閑話赤心

多

舉國師三喚侍者

老不歌心

侍者三應

少不努力

國師

云將為吾辜負汝

落花有意隨流水

誰知汝辜負吾

流水無心送落花

天童拈云仁義道中

不得呼

師資分

上不得

再呼能再應

獨掌不

論實不論虛

君須應

且道有辜負無辜負

行說好話

皓玉無瑕雕

文喪德

劈破面皮

師云僧舉前話問玄沙意旨如何沙云却是侍

者會萬松道不得動箸玄覺徵問僧那裏是侍
者會慶僧云若不會爭解恁麼應玄覺云汝少
會在萬松道塲根衲子有甚麼限又云若於這
裏商量得去便見玄沙萬松道且歸林下去趙
州云如人暗中書字字雖不成文彩已彰萬松
道明眼人難瞞玄沙舉處以已方人渾淪無孔
鐵鎚穿鑿千窓百孔若是萬松見侍者三喚三
應祇向道輔弼宗師不廢光彩許大忠國師着

甚死急道將為吾辜負汝侍者當時見道誰知
汝辜負吾好道和尚年尊別請人好可惜放過
被玄沙賊誣道却是侍者會以至玄覺問僧道
若不會爭解恁麼應特舍漢胡張三黑李四與
汝同叅所以玄覺道汝少會在玄覺到此便合
休去又道若於這裏商量得去便見玄沙所謂
第三句薦得自救不據實論之若道這僧會
國師道誰知汝辜負吾若道這僧不會爭解恁

麼應所以趙州道字雖不成文彩已彰一鉅兩
當須是這老漢始得天童拈處一向裁長補短
就下平高頗怪國師妄加穿鑿道皓玉無瑕雕
文喪德大小大天童呆漢作保忽有人問萬松
又作麼生向道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可

舉僧問韶山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掩耳

漢山云有可知僧云是甚麼句是非到處山云一

片孤雲不露醜無眼天童拈云通身迴互不

觸尊嚴識法退位傍提要當宛轉誰敢還見

韶山相為處麼得見盡力推兪向裏頭室內不知

師云雒京韶山蒙普禪師嗣夾山當時導布衲

機辯冠衆與山往復詞多不錄佛果云還布衲

如虎帶角凜凜威風爭奈韶山解據虎頭收虎

尾直得步步登高聲聲相應還知二老落處麼

好手手中誇好手紅心心裏射紅心諸方競傳

韶山降遵布衲挫白頭因而不知深得洞上深

細血脉一日僧問如何是本來面目山云靦鏡
臺前不露顏天童不辜負他對衆拈出一目僧
問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無永嘉道是非之惑
綿微難見神清慮靜細而研之言之興也是非
所以成其實是非不到處言思路絕分別意窮
天童却道堂堂坐斷舌頭路應笑毗耶老古錘
若是無舌人解語借路能來洞山道但能莫觸
當今諦也勝前朝斷舌才道箇一片孤雲不露

醜又何妨洞山所謂胡家曲子不墮五音韻出
清霄任君吹唱恁麼看來韶山道有又何妨但
能句不落言思曲不犯宮商雲不露醜拙言滿
天下無口過也所以天童道通身迴互不觸尊
嚴與不犯宮商不較多也退位傍提要當宛轉
此是善財於別峰叅見德雲迴互正位底時節
也還會盡力推爺向裏頭麼僧問九峰虔侍者
如何是外紹峰云不借別人家裏事僧云如何

言盡錄

卷上

七

是內紹峰云推爺向裏頭天童更加盡力兩字
喚你全身擔荷徹底承當忽遇趙州十八上破
家散宅又作廢生到來家蕩盡免作屋中愚

舉僧問臨濟如何是吹毛劒鬼擘口濟云禍事

禍事城門始戶僧禮拜強鬼出現濟便打急急如律令僧問

巴陵如何是吹毛劒賴是巴陵巴陵云珊瑚枝枝撐

着月事可戴舌天童拈云殺人刀一毛不度西天令嚴

活人劒一毫不傷怒卿無罪有意氣時添意氣過刑

無小不風流處也風流宥過無大

師云鎮州臨濟義玄禪師道哉於先師處三頓

喫六十棒如蒿枝拂相似故家風號全提真吼

這僧是箇亡命沒興漢引頸受刃道如何是吹

毛劍此謂之索劍喫臨濟道禍事禍事如拔劍

一揮且貸汝殘生這僧不看陣勢尚敢禮拜殺

人可恕情理難容濟便打盡令而行笊帚也瀕

三段前車已覆後車改轍業重衲僧尚問巴陵

清鑑錄

卷上

七

如何是吹毛劍賴是已陵有收有放能縱能奪
陵諦顯鑑始見雲門門舉雪峰曰開却門達磨
來也汝意作麼生陵曰築著和尚鼻孔門曰脩
羅王惡發打湏彌山一擗躄跳上梵天報帝釋
你為甚麼却向日本國裏藏身陵曰莫與麼心
行好門曰汝道築著鼻孔又作麼生陵後住岳
州已陵新開寺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陵云
鷄寒上樹鴨寒入水問如何是提婆宗陵云銀

椀裏盛雪這僧問如何是吹毛劍陵曰珊瑚枝
枝撐著月陵告衆曰吾答此三轉語已報雲門
恩了也自此不作忌齋十洲記南海底盤石上
生珊瑚樹有枝無皮如玉紅潤感月而生故枝
頭皆有月暈已陵以此語答吹毛劍豈可以識
情下度真雲門子睦州孫故天童道弑人刀一
毛不度活人劍一毫不傷衲僧七事隨身遠圓
鑑令青華嚴頌此在十六題夾山會下一僧到

石霜入門便道不審霜曰不必闍黎僧曰與麼則珍重又到巖頭如前囑乃噓兩聲僧曰與麼則珍重纔回步頭曰雖是後生亦能管帶僧歸舉似夾山山明日上堂乃喚石霜囑頭歸這僧出來如法舉似前話僧舉了山曰大衆還會麼若無人道老僧不惜兩莖眉毛道去也乃曰石霜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囑頭且有殺人刀亦有活人劍且殺人刀一毛不度吹毛度乃尚

為兩段剃鍾利劍誰敢當鋒活人劍一毫不傷天下人思歸有地意氣不從天地得風流豈是刻雕成不見道傷鰲怨龜殺活在哉

舉洞山垂語云體得佛向上人方有說話

分說話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

非佛借得法眼云方便呼為佛

拈云二老宿相去多少

似毫釐差奈何魚魯參差

天地懸隔到這裏轉劫外

機

洞山宗旨

放風前箭

法眼家風

橫身擔荷

法眼龍心

撒手

承當

洞山細意

具這般眼目始得

洞山左眼

半斤

兩

還辯得麼

變鎗劈臉改頭換面

易分雪裏

粉一有

難辯

墨中煤

二無兩般

師云洞山垂語要體得佛向上人方有說話分
萬松道體得佛向上人方無說話分洞山已過
犯彌天萬松更彌天過犯更有箇不識好惡底
僧問如何是佛向上人此喚作望空啟告洞山

道非佛此喚作傳言送語我且問你佛向上人
還解問荅麼張無盡舉傳大士頌曰空手把鋤
頭步行騎水牛人從橋上過橋流水不流皓布
視曰此即領得法身邊事頌不得法身向上事
無盡曰請和尚頌皓曰昨夜雨霽烹打倒蒲葦
棚知事普請行者人力拄底拄撐底撐撐撐拄
拄到天明依舊可憐生雲居膺初見洞山山問
闍黎名什麼居曰道膺山曰向上更道居曰向

上則不名道膺山云與吾在雲巖時祇對一般
這箇喚作識尊早分貴賤法眼道方便呼為佛
太似奴郎不辯賓主不分所以天童道二老宿
相去多少直是刀刁相似奈何魚魯參差我且
問你洞山道非佛法眼道方便呼為佛如何是
刀刁魚魯處洞山轉劫外機法眼放風前箭一
箇是全提那畔一箇是曲為今時洞山是撒手
承當法眼是橫身擔荷具這般眼目始得水中

擇乳還辯得麼湏是鷲王易分雪裏粉辛遇洞
山難辯墨中煤皆因法眼鏡清道毗盧有師法
身有主雲門嘗云矢上加尖法眼道形興未質
名起未名諸方皆謂如水作波波即是水雪粉
各異墨煤性同不是天童分踈不下忽若圭峯
道鎔瓶盤釵釧為一金攪酥酪醞醕為一味又
作廢生也不如石頭道衲被蒙頭萬事休此時
山僧都不會

舉脩山主垂語云具足凡夫法少一物不凡

夫不知當局者迷具足聖人法添屑中聖人不賢身會

賢不覺聖人若會即同凡夫但有纖毫凡夫若

知即是聖人一念迴光天童拈云收得安南

及盡便同本得又憂塞北聖解到這裏十成底事半是

賊半是一時颺却得濟始得穩坐地更須還端

的麼子細一等平懷不成泯然自盡有尔

師云撫州龍濟山主紹脩禪師始與法眼輩同

泰地藏謂已已臻其極暨辭至建陽途中談法

次眼忽問長慶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是撥萬象

不撥萬象脩曰不撥眼曰說甚撥不撥脩懵然

却回地藏地藏曰子去未久却回何為脩曰有

事未決豈憚跋涉藏曰汝跋涉許多山川也還

不惡脩不諭乃問古人道萬象之中獨露身意

旨如何藏曰汝道撥萬象不撥萬象脩曰不撥

藏曰兩箇也脩駭然沉思乃曰未審古人撥不

諸藏金
撥藏曰汝喚甚麼作萬象脩方省悟即辭追見
法眼眼語意與地藏如一眼既住崇壽脩隨衆
淘汰言句放曠游處後唐永和初十數禪人堅
請令住龍濟山之寶峰巘脩雖不務聚徒而徒
自至提訓之暇作諸章句盛行於世一日上堂
道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凡夫背覺合塵迷已
逐物法眼道微言滯於心首恒為緣慮之場實
際居於目前翻成名相之境虛生浪死不自覺

知脩公打草驚蛇貴要迴光返照忽然自肯直
下承當本自圓成不勞脩證眼不見眼心不知
心於無了知不辯真實智證雙亡打成一片故
曰聖人不曾情存一念悟寧越昔時迷故曰聖
人若會即同凡夫終日圓覺而未嘗圓覺故曰
凡夫若知即同聖人宋孝宗皇帝注圓覺經賜
徑山慈辯禪師寶印作序序中有曰裴相云終
日圓覺而未嘗圓覺者凡夫也具足圓覺而住

持圓覺者如來也印乃倒其說曰具足圓覺住持圓覺者凡夫也終日圓覺未嘗圓覺者如來也萬松道正合脩山主意本錄中更有語天童畧之錄云此兩語一理二義萬松道一句是凡一句是聖不知不會是一有迷有悟是二所以天童道收得安南又憂塞北不見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藏盡楚天月猶存漢地星更湏將十成底事對衆颺却祇如適來道

真空為緣慮即同凡夫三祖信心銘道莫逐有緣勿住空恐一種平懷泯然自盡天童以一種為一等更佳但畧前兩句即前一理二義故不重出萬松撮來完成四句使三祖與脩山相見天童與萬松同叅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不如今也

舉石梯問侍者什麼處去

不覆堂頭便屬偷眼

者云上

堂齋去

不可別道

梯云我豈不知汝上堂齋去

何須

問者云除此之外別道什麼文不梯云我祇

問汝本分事早是者云若問本分事某甲實

是上堂齋去幾不梯云不謬為吾侍者和尚

識知天童拈云放過即不可和尚如今直與

扭得鼻孔痛便好打得骨頭出始得暫借和

免見瞎驢趁大隊牽來所以道平地上死人

無數此病最透得荆棘林是好手劈口掌云

難難且道通來這僧透得也未更要第多虛不

如少實逆水撐舟

師云石梯法嗣鄂州茱萸師資皆亡其名萸嗣

南泉梯泉孫也一日侍者請梯入浴梯曰既不

洗塵亦不洗垢浴作什麼者云和尚先去某將

皂角後來梯乃笑佛鑑拈云石梯年老侍者年

少雖然老少不同其柰頭腦相似天童拈這公

案便覺佛鑑能判而不能斷一日石梯問侍者

什麼處去本分宗師常以本分事為人侍者却

請益金
道我上堂齋去若總恁麼胡張三黑李四也合
罷叅祇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奇梯云我豈不知
汝上堂齋去水浸麻繩一股股緊者云除此之
外道什麼火燒竹筒一節節熱這老漢著甚死
急我問汝本分事且道是侍者不本分石梯不
本分洞山聰嘗自負柴上山路逢一僧問山上
有柴何故更將上去聰便放下柴於地云會麼
僧云不會聰云我要燒侍者也甚奇怪道若問

本分事某甲實是上堂齋去佛事人情一時周
足石梯無奈之何滿口許他道不謬為吾侍者
石梯既許他天童為甚却道放過即不可更要
扭得鼻痛打得骨出天童前來拈雪峰問僧甚
麼處去僧云普請去峰云去拈道動著三十棒
恐人一向學平實禪這重却道免見瞎驢趁大
隊曹溪波浪如相似無限平人被陸沉所以道
平地土死人無數天童引入荊棘林中道透得

底是好手侍者且置忽有人問萬松這荆棘林作麼生透向道今日實是從希家齋來不見道多虛不如少實

舉僧問法眼聲色兩字如何透得

莫錯認

眼云

大衆若會這僧問處透聲色也不難

實是聲色端的

難透天童拈云從前不了

滿眼祇為家賊難防

識得不直下分明

見聞不昧

且向草庵止宿

這客作漢

師云無盡燈僧問法眼聲色兩字甚麼人透得

眼謂衆曰且道這箇僧透得也未若會此僧問處透聲色即不難天童略之道僧問法眼聲色兩字如何透得這箇喚作當陽顯露這僧恁麼來莫作色會這僧恁麼問莫作聲會所以白水道山僧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何故為他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僧問壽州資壽院圓澄囅禪師一大藏教中還有奇特事也無囅云恐汝不信僧云如何是奇特事囅云黃底是紙

黑底是墨恁麼會得莫去言句上咬嚼聞聲見
色直透那邊有甚麼難纔入言思影響礙却卒
難領會赤窮官長使偷錢奴上陣將軍騎齧人
馬誰知頑僕劣馬解用成功得力兒孫不紹家
業長者審知是子客作自為賤人縱能跨色騎
聲不離驢前馬後要識宅中長者麼轉身就父
無標的拈却花冠不得名

舉夾山云目前無法

背後底聲

意在目前

莫錯他認

不是目前法

是你眼睛

非耳目之所到

聲色絕然見聞不昧

天童拈云夾山老子解開布袋頭

財不著身

撒向諸人面前了也

有分

將差珍異寶

山材

撒向諸人面前了也

有分

正當恁麼時作麼生

任情

路不拾遺君子稱

美

不義之財於我如浮雲

師云北院通禪師問夾山目前無法意在目前
他不是目前法非耳目之所到豈不是和尚語
夾曰是通乃掀倒禪床叉手立夾起來打一拄

杖通便下去法眼云且他掀倒禪床何不便去
須待他打了纔去意在什麼處萬松道我當時
見道豈不是和尚語驀面唾云咬屎極漢拽棒
打出北院也好有後手法眼拈出令後人見可
謂為衆竭力禍出私門洛浦嘗舉此語問彥從
上座那句是賓那句是主也權借此問以為影
草今天童特舉此話著實為人王婆姪子行人
事紫羅帳裏撒玊珠若是識便宜底其珠遍地

目覩如泥僧問圓通秀錢辟知師久蘊囊中寶
今日筵前略借看辟道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還
知天童路不拾遺處麼滿舩玊寶沉江去誰羨
芒繩十陌錢

舉趙州云把定乾坤眼

眉毛有幾毫

綿綿不漏絲

毫

老賊何消強出頭

我要你會

眼見我見你

你又作麼

生會

問取乾坤眼

天童拈云還端的也未

疑則直別泰

饒你這裏會得七穿八穴

空使童人下鉗下鐸

我也知

言益金
卷四
你出趙州棧續不得

為何什麼却在萬松眼窩裏

師云僧問九峰虔禪師如何是乾坤眼峰曰乾坤在裏許僧曰乾坤眼何在峰曰正是乾坤眼僧曰還照燭也無峰曰不借三光勢僧曰既不借三光勢憑何照燭喚作乾坤眼峰曰若不如是髑髏前見鬼人無數所以趙州把定乾坤眼綿綿不漏絲毫又道若有一絲毫即是一絲毫所謂但有纖毫即是塵又道一法若存翳入眼

睛眼睛不明世界崢嶸尚有人道山河大地豈不磕破眼睛有底見道盡大地是沙門一隻眼那裏放鼻孔萬松道盡大地是沙門鼻孔何處著眼直饒你互奪互存雙收雙放我更問你耳朶向什麼處著所以趙州道我要你會天童道還端的也無又道直饒你這裏會得七穿八穴我也知你出趙州棧續不得天童恁麼道是眼內語眼外語爭如勸贈趙州眼方見眉毛向上

人

舉鏡清問靈雲混沌未分時如何誰教汝雲

曰露柱懷胎暗中書字清云分後如何許多

未處去雲曰如片雲點太清話作清云祇如太

清還受點也無事無雲不對何不清云恁麼

則含生不來也將頭雲亦不對重說清云直

得純清絕點時如何猶有雲曰猶是真常

流注合口了清曰如何是真常流注無風起

雲曰似鏡常明猶為清云向上更有事不可

即這裏雲曰有道無清曰如何是向上事聞

一雲曰打破鏡來與子相見有甚天童拈云

分與未分已築玉機夜動踏點與不點帶

睛金梭暗拋已彰直是一色純清黃河上未

得十成安穩店司且道打破鏡來向什麼處

相見慚惶還會麼是何清秋老兔吞光後誰

澄潭照湛水蒼龍蛻骨時高出層霄

師云首楞嚴道如急流水望為恬靜流急不見
非為無流靈雲喚作真常流注圓覺經道潛續
如命為壽者相諸方謂之命根不斷一條紅線
掌中牽分與未分點與不點是衲僧家常茶飯
最好是打破鏡底時節命根斷處妄識銷鎔流
注枯乾無壽者相正恁麼時向甚麼處與靈雲
相見天地黥黑如一鋌墨相似喚作衲僧奪胎
換骨轉身一路吹殘劫燒灰飛後突出虛空未

兆前

舉石輦上堂乃張弓架箭

各自念得三平摩

開背當之

宿世冤家
因緣聚會

輦云一張弓兩隻箭

射得半箇聖人

未拈弓箭好
箇圓全長光

天童拈云石輦

習氣不除

却不酸
醋氣

三平相席打令恰似箇却
太夫兒

云三十年一張弓兩隻箭祇射得半箇聖人

天不豈不是以已方人

仁者見之
謂之仁

大都不入

驚人浪

却解折
折弓箭

到了難尋稱意魚

人心
難滿

師云無盡燈具云撫州石鞏慧藏禪師本弋獵人逐鹿至馬祖庵機緣契會投祖出家住院凡見僧執弓架箭以示之三平至鞏曰看箭平撥開胸曰此是殺人箭活人箭又如何鞏扣弦三下平便展拜鞏曰三十年舉一張弓架兩隻箭祇射得半箇聖人遂折折弓箭平後見大顛舉似之顛曰既是活人箭為甚向弦上辯平無對顛曰三十年後要人舉此話也難得萬松道今

日幸遇和尚雲門問長慶如何道免得云作半箇聖人長慶云若不還價爭辯真偽門云入水見長人萬松道真鍤不換金首山云人人盡道三平中的莫屈他也無良久云機閑不是韓光作莫把胸襟當等閑萬松道切忌詐明頭姜山愛云射虎不真徒勞沒羽萬松道不見道半箇聖人佛鑑云大小三平元來祇是死漢若非死漢又覓甚麼活人箭石鞏龍頭蛇尾矢在弦上

言盡錄
又却不發當時若便與一箭那裏得來更要大
顛作死馬醫醫之不瘥從他掘地深埋且如智
海恁麼批判古今還有過也無乃云細雨洒花
千點淚淡烟籠竹一堆愁萬松道煩惱皆因強
出頭法燈頌云古有石鞞師架弓箭而坐如斯
三十年知音無一箇三平中的來父子相投和
子細返思量元伊是射墜萬松道靈山授記未
似今日天童略之云石鞞上堂乃張弓架箭三

平臂開胸當之鞞云一張弓兩隻箭三十年祇
射得半箇聖人俱胝因天龍一指頭禪一生受
用不盡故凡有所問祇豎一指石鞞因張弓架箭
而悟故常以張弓架箭示人雲頂敷道道吾舞
筊同人會石鞞張弓作者諳三平臂胸當之一
等是弄粥飯氣不妨應時及節佛果引三平頌
云解臂當胸前如何祇半人為從途路得所以
不全身這般說話大似減人光彩萬松即不然

受箭張弓處師資本一人不離華下路便見洞
中春天童道張弓底習氣不除受箭底相席打
令所以耽源交拳仰山女拜為復是全提作用
為復是時節因緣却道三十年張弓架箭祇射
得半箇聖人萬松道石輩示不全之肯天童真
以已方人還知石輩信彩慶磨祇將日月為香
餌應手華鱗忽上鉤

舉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法身

不是目前機

門云

花藥欄

開口

僧云便恁麼去時如何

莫錯門

云金毛師子

一手擡一手捺

雪竇著語云太無端

射兩

天童拈云賊來須打

泥裏著

客來須待

苦口是

雲門雪竇二俱作家

祇會待客不解打賊

這裏

莫有便恁麼去者麼

峻猶入

切忌撞頭磕額

暮故暗

師云萬松昔在大慶壽玄悟席下一年入室兩

度經半年纔得告香入室室中舉問玄沙如何

清淨法身沙云膿滴滴此是玄悟之師高郵
定和尚悟處今日看來這清淨法身話玄沙答
得最強高郵悟處更的雲門答花藥欄權實並
舉道金毛師子褒貶雙行這僧道便恁麼去雪
竇道太無端可謂賊來須打客來須待雪竇道
花藥欄莫顛顛星在称号不在盤恐人錯認一
機一境不薦著天巾地一段大事便是撞著露
柱磕破燈籠喚作撞頭磕額此猶可恕忽然向

花藥欄上絆番金毛師子上磕倒也大煞麁心
不見保福因僧侍立福曰你得與麼麁心僧曰
甚處是某麁心處福拈一塊土度與曰拋向門
外著僧拋了却來曰甚處是某麁心福曰我見
你築著磕著所以道你麁心雪竇拈云然則這
僧被熱謾爭奈真不掩偽曲不藏直雪竇將今
視古於理不甘你這一隊漢或僧堂裏來寮舍
內出築著磕著亦乃不知近來麁心轉盛我若

放過便見諸方檢責卓狂杖下座天童道撞頭
磕額保福道築著磕著且道是同是別雪竇道
這僧被熱謾且道雲門何似保福難甘放不過
雪竇何似天童保福門下昔日麁心尚多萬松
門下近日麁心更甚何也覓箇築著磕著底也
不可得

舉僧問曹山子歸就父為什麼父全不顧下
上論山云理合如斯清官僧云父子之恩何在

粉骨難酬

山云始成父子之恩

至化無私

僧云如何是

父子之恩

大功不宰

山云刀斧斫不開

甚處下手

天童

拈云羽翠簾垂絲綸未降

樞密不得旨

紫羅帳合

視聽難通

尊嚴不露顏

犯動毛頭月昇夜戶

照不虛

密移一步鶴出銀籠

穿開碧落天

還知麼

這裏使不著

脫身一色無遺影

太平本是將軍致

不坐同風落大

功

不許將軍見太平

師云禮記緇衣子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

如綸其出如緯洪覺範天覺奏號圓明寶覺禪
師其深機妙智真不忝所賜嘗云機貴迴互使
不犯正位語忌十成使不落今時為仰父子曹
洞師資為兩派之源洞山法付曹山曰子真法
器吾久知之我於先師處親傳寶鏡三昧事窮
的要今付授汝仍以綱要三頌三漆漏付之山
徧禮祖塔因擬曹溪之號所至以曹名其居故
號曹山曹洞正宗於今鼎盛僧問子歸就父為

什麼父全不顧這僧父叅洞上將深密威嚴處
置箇問端曹山識法者恐不敢犯令泄機祇答
理合如斯這僧要窮堂奧深入虎穴道父子之
恩何在曹山不傷風化不動音容答道始成父
子之恩這僧放無底未更問如何是父子之恩
曹山盡力提持磨囊分付道刀斧斫不開此退
位朝君轉身就父處不道同祇是無別天童於
夜明簾外空王殿中借無舌人傳宣勅無耳人

承旨此猶是月昇夜戶邊事鶴出銀籠一句作
麼生道九臯繞翬翼千里漫追風

舉白水垂語云眼裏著沙不得喚甚耳裏著

水不得喚甚僧便問如何是眼裏著沙不得

又把水云應真無比從來僧云如何是耳

裏著水不得更灌水云白淨無垢不曾挑天

童拈云白水老人可謂大而無外綿綿不漏絲小

而無內閨掃不具足千變萬化不借別人祇

容塵

箇赤手空身

將無作有

不受一滴塵

失之直

是滿眼滿耳

得之

還見麼

却恁

立足無閑地

看勝知心有幾人

不道無

祇是少

師云筠州高安白水院本仁禪師叅洞山問未

有之言請師示誨山以不話無人肯荅之水得

肯後昭宗天福止洪井白水衆盈三百上堂曰

老僧尋常不欲向聲前句後鼓弄人家男女何

故聲不是聲色不是色僧問如何是聲不是聲

水曰喚作色得麼僧曰如何是色不是色水曰
喚作聲得麼僧作禮水曰且道為汝說答汝話
若人辯得有箇入處萬松嘗教人看此話雖明
却外機不壞世間相所以道他叅活句不叅死
句今日將聲色話鼓弄人家男女又道眼裏著
沙不得耳裏著水不得雪竇亦曾舉此兩句後
却番案云眼裏著得須彌山耳裏著得大海水
白水雖無後段暗中打做一團這僧問如何是

詩益金

卷一

七

眼裏著沙不得水曰應真無比又問如何是耳
裏著水不得水曰白淨無垢和雪竇收拾了也
佛鑑拈云遠觀山有色近聽水無聲此一聯語
是是是畫圖佛鑑拈來出一隻眼達山有色
時人知有近水無聲令人疑著所以天童道雖
大而無外小而無內千變萬化不彰形滿眼滿
耳無一點盡大地是沙門一隻脚正好移身換
步勝默老師道地藉不履而能行心賴無知而

展照天童却道立足無閑地萬松道正好移身
換步又作麼生肚裏敲破脚

舉恭同契云回互不回互大人得自在僧問雲門

如何是回互不合麼明問指板頭云不可喚作

板頭切是觸語僧云如何是不回互正好麼明云

這箇是板頭親言出天童拈云石頭古頭無

骨甚不雲門眼裏有筋親透千古之下聲光

赫揚也得道也要天童舉覺如今要把手共行直湏恁麼始

解不恁麼得恁麼無碑記然後沒交涉可然還相委

恁麼卒客無少年曾決龍蛇陣三十年久潦

倒還聽稚子歌人下注脚

師舉恭同契云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回互回而

更相涉不爾依位住大慧呆上堂云今朝又是

五月五大鬼拍手小鬼舞驀然撞著桃符神兩

手椎胸叫冤苦艾人云休叫苦遂拈拄杖卓一

下云祇有一處堪回互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

涉擲下云不爾依位住叅萬松道祇有一處堪
回互雲門道喚甚麼作板頭鍾馗桃符走入大
慧拄杖裏去也回互不回互回而更相涉大鬼
小鬼向丈人鼻孔裏藏身擲下拄杖云不爾依
位住雲門道這箇是板頭僧問雲門如何是一
切智智清淨此問出大般若初分難信解品八
十餘科若一切智智清淨更互相涉無二無二
分無別無斷故雲門答云僧堂走入佛殿裏去

也雲門常用此機人多難解萬松頌出佛殿入
燈籠牛皮鞵露柱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天
童要與石頭雲門把臂共行直須恁麼始解不
恁麼正是回互不回互喚甚麼作板頭時節又
道然後沒交涉不爾依位住這箇是板頭時節
此喚作決龍蛇陣作麼生是聽稚子歌處萬松
沒去著與人說公案：

舉芭蕉示衆云你有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

骨難上
添土

你無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

出土處
掘坑

天童拈云你有則一切有人

具足你無則一切

無脫體
金空

有無自是當人

圓同太虛
無欠無餘與奪閑芭

蕉甚事

良由取舍
所以不如

正恁麼時你麼生是你拄

杖子

和聲
便打

師云郢州芭蕉山慧清禪師嗣南塔光湧湧嗣
仰山蕉乃湧山重孫也上堂曰我二十八到仰
山見南塔上堂曰汝等諸人若是箇漢纔出母

胎便作師子吼解豈不快哉當時我於言下歇
得身心便依之五載蕉示衆曰你有拄杖子我
與你拄杖子萬松道祖師不西來少林傳妙訣
何須達磨直指人心又道你無拄杖子我奪你
拄杖子直饒一物不將來更須放下始得大瀉
詰云大瀉即不然你有拄杖子我奪你拄杖子
你無拄杖子我與你拄杖子大瀉既如是諸人
還用得也未若人用得德山先鋒臨濟合後若

用不得且還本主萬松道順水推船時人知有
天童拈出大丈夫兒有無在已不受芭蕉處分
這箇從上來喚作衲僧拄杖子天童恐當人諦
却更道正恁麼時作麼生是你拄杖子直饒拈
得出莫教萬松見折做八截燒灰颺却萬松老
矣留得也好何也有時扶過斷橋水幾度伴歸
明月村

舉僧問香嚴如何是道看脚嚴云枯木裏龍

吟不因牆外底僧云如何是道中人解行處

在繫嚴云髑髏裏眼睛貪尋芳草路僧舉問

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這啞漢何霜云猶

帶喜在蒼天僧云如何是髑髏裏眼睛這瞎

見山僧云猶帶識在莫錯天童拈云王居門

裏穴不臣不出門越户

師云鄧州南陽香嚴寺智閑禪師依大滌窞涅
槃之理瀉曰我不問汝平生卷冊上記得底學

解汝未出母胞胎東西不辯時何者是汝自己
師懵然久之進數語瀉並不許嚴曰却請和尚
道瀉曰吾道於汝何益限二日道得契則記汝
嚴歸堂徧閱所集無一語堪對嘆曰畫餅不充
飢遂焚之曰此生不學佛法且作箇長行粥飯
僧免役心神泣辭而去一僧問何往嚴舉前話
云下山歌去僧曰南陽香嚴寺古基在兄可結
茅吾化米給汝嚴後治基芟草聞瓦礫擊竹作

聲大悟熏沐遙禮謝云和尚大慈恩逾日月當
時若為我說何有今日耶住時後僧問如何是
道道之一字猶是強名洞山道龍吟枯木異響
難聞萬松嘗問僧如何是異響僧云不會萬松
道善解龍吟香嚴荅枯木裏龍吟何異強名曰
道無盡燈作僧云不會嚴云觸髅裏眼睛天童
道僧再問如何是道中人驢事未了馬事到來
道既強名人從何立故嚴荅云觸髅裏眼睛這

僧不會舉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石霜隨
手點破道猶帶喜在又問如何是髑髏裏眼睛
霜云猶帶識在有道則有喜有人則有識這僧
展轉不會又問曹山山以偈示之曰枯木龍吟
真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識盡時消息盡當
人那辯濁中清僧再問如何是枯木裏龍吟山
曰血脉不斷僧曰如何是髑髏裏眼睛山曰乾
不盡僧曰未審還有得聞者不山曰盡大地未

有一箇不聞者僧曰未審龍吟是何章句山曰
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有本頌在後玄沙別
師之初句云龍藏枯木佛果云念不異心不差
圓融五位君臣跳出無為三毒便可向枯木上
生花寒巖中吹律看他三箇老宿一人透語滲
漏一人透情滲漏一人透見滲漏若善叅詳便
可玄關獨步還委悉麼莫守寒巖異草青坐著
白雲宗不妙這香嚴公案勘會移臺引惹詞訟

詩益金

卷五

五

天童舉綱要祗以兩句斷之道王居門裏臣不出門能以無量法門作一句說有時一字法門海墨書而不盡還識天童安家樂業處麼獨鶴有時常伴水好雲無事不離山

舉大耳三藏得他心通朝見肅宗帝帝命忠國師驗之藏見國師便禮拜側立於右國師云汝得他心通是不藏云不敢國師云汝道老僧祇今在什麼處當面藏云和尚是一國

之師何得在西川看競渡船莫錯認國師再問

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幾曾動著藏云和尚是

一國之師何得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且道渡頭

是橋上是國師第三次問老僧即今在什麼處在一

力藏罔知去處許你親見國師叱云這野狐精他

心通在什麼處大小國師也天童拈云三藏

不見國師則且置你道國師自知下落麼

一任若謂自知則百鳥銜花諸天供養未有

休日

醋酸聚蚋肉臭來蠅

見道正當恁麼時落在什麼

處

扭鼻頭云在這裏

師舉僧問仰山大耳三藏第三番為甚不見國師山云前兩度是涉境心後入自受用三昧所以不見萬松道仰山却具他心通又僧問趙州云在三藏鼻孔上萬松道迴避不及僧又問玄沙既在鼻孔上為什麼不見沙云祇為大近萬松道猶隔津在後僧問海會端端曰國師若

在三藏鼻孔上有甚難見殊不知國師在三藏眼睛裏萬松道若在眼睛裏有甚難見殊不知三藏通身是國師恁麼道始得一半若要全道三藏未離西天時已與國師相見了也故天童道三藏不見則且置你道國師自知落處麼若謂自知百鳥銜花諸天供養未有休日萬松別云若謂自知不唯三藏覩見國師祇具妖通天童道正當恁麼時國師落在什麼處萬松道當

詩益錄

卷上

時三藏對面不見國師而今相隔五百餘年為
什麼常在萬松眼底諸人還見麼背後底聲

舉陸巨大夫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有

時坐有時卧欲鐫作得得不客曉主裁泉云

得符到奉行陸云莫不得不却又泉云不得隨邪

箕雲巖云坐則佛韓信甘不坐則非佛淵明

腰洞山云不坐則佛背去還坐則非佛親轉

疎天童拈云轉功就位但得雪轉位就功然

春到還他洞上父子脫腰不且道南泉意作

麼生不打直是針錐不得穿鑿

師云宣州節度使陸巨大夫初問南泉曰弟子

家內餅中養一鷺鵲漸長大出餅不得如今不

得毀餅不得損鷺和尙作何方拙得南泉召曰

大夫陸應喏南泉曰出也陸從此有開解陸一日

問南泉弟子家中有一片石有時坐有時卧欲

鐫作佛得不泉云得陸曰莫不得不泉云不得

五祖演云大衆夫善知識湏明決擇為什麼
他人道得也道得他人道不得也道不得還知
南泉落處麼白雲不惜眉毛與汝註破得又是
誰道來不得又是誰道來汝若更不會老僧今
夜為汝作箇樣子乃舉手云將三界二十八天
作箇佛頭金輪水際作箇佛脚四大神州作箇
佛身雖然作此佛兒子了汝諸人又却在那裏
女身立命大衆還會也未老僧作第二箇樣子

去也東弗于逮作一箇佛南贍部州作一箇佛
西瞿耶尼作一箇佛北鬱單越作一箇佛草木
叢林是佛蠢動含靈是佛既恁麼又喚甚麼作
衆生還會也未不如東弗于逮還他東弗于逮
南贍部州還他南贍部州西瞿耶尼還他西瞿
耶尼北鬱單越還他北鬱單越草木叢林還他
草木叢林蠢動含靈還他蠢動含靈所以道是
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既恁麼汝喚甚作佛還

言金
會麼忽有箇漢出賴道白雲休寐語大衆記取
這一轉若於世諦因果門中作像供養豈非好
事所以云得若以此石觸穢踐踏汚辱像材莫
不得麼泉道不得是知善惡罪福果報皆由心
造得與不得速如影響為什麼天童拈南泉意
直是針錐不得情知不是這箇道理陸亘問得
週遮南泉荅得轉換若道是世法五經三史還
有這般說話麼若道是佛法三藏五乘還有這

般說話麼雲巖洞山父子以當家針線番覆相
成天童以借功明位借位明功若合符節道南
泉意直是針錐不得萬松今欲結識南泉以為
當家不見陸大夫問南泉和尚何姓泉曰姓王
陸曰王還有眷屬也無泉曰四臣不昧陸曰王
居何位泉曰王殿苔生祇如天童道直是針錐
不得還入窠者也無背風無巧拙電火燖難追
萬松老人評唱天童覺和尚拈十請益錄卷上

請益錄上卷音義

休

不慧也

量也

帝顛

稱

典午

謂司馬氏

不競

陸

莊

女云

二切

樓

上

祖東

下

三居

切

一

併

卑

各

一

一

一

一

一

切

帔

披

切

在

肩

也

喜

樂

也

悅

慙

列

二

切

一

一

一

急

速

詢

息

尊

切

舍

與

居

式

車

二

切

一

一

一

一

一

兒

下

於

如

切

象

勑

力

竹

切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物

開

之

形

也

弋

夷

力

切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刺

也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七

五十九

四

十

九